



鐘聲

位育中學校友會會刊
JANUARY 2006 VOL. 12

1. 编者按
2. 美东聚会合影
3. 85届毕业二十周年纪念回校集体照
4. 蒋青学友: 同学会美东聚会报导
5. 汤沐黎学友诗: 《拜星月慢》、《锦堂春慢》和《还京乐》
6. 汤沐黎学友诗文: 《前词后话》
7. 三幅沐黎学友和夫人及画中人物在其佳作前的合影
8. 汤沐黎学友诗文: 《三诗自解》
9. 朱家泽老校长: 缅怀与启迪
10. 谢公元学友: 知识, 力量和信念
11. 1965年第一届五年制试点班八位老师的照片
12. 昔日女排今日团聚的情照
13. 瞿德霖学友: 2005回国速掠
14. 瞿德霖学友: 2005回国四掠影
15. 曾倩老师来信
16. 张海翔学友: 旅途
17. 瞿克师学友: 贝拉唐纳其人其事
18. 陈文乔学长讣告
19. 蒋青学友: 我心中的文乔
20. 王家斌学友: 他有一颗年轻的心, 忆陈文乔友
21. 汤沐黎学友: 七绝(倚今声)“悼陈文乔同学”
22. 蒋衍老师: 代表母校发来的悼念电文
23. 位育中学校友会给各位学友的信
24. 陈益民学友广告
25. 位育中学校友会会员登记表
26. 位育中学校友会兄弟姐妹的会费和捐助名单
27. 位育中学校友会北美同学会通讯录

编者按：2005年的钟声是在特殊情况下编辑的。原编辑陈文乔学长突然先走一步，我接下此份任务义不容辞，也是对文乔学长的敬意。我和文乔学长是在校庆六十周年时认识的，交往虽短，但在网上已久闻其大名。相遇恨晚，相离匆匆，敬意犹存。

由于我是第一次学用出版软件，再加上和印刷厂来回打交道，花了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希望大家原谅。我们汇聚了下列各方学友的努力，得以成功地完成2005年度的钟声编排，在此向大家致意。

蒋青学友发来同学会美东聚会报导，读后真有何时君再来的感慨。大家可以欣赏到此次聚会的合影，看每一位的形像，男生是不是都是比少年时代更英俊更有风度？女生是不是更成熟更美丽？

汤沐黎学友诗画并茂，本期钟声选登了他的几篇近作。其中《拜星月慢》道出了我们被剥夺了青春年华的这代的声音：《前词后话》及其中的《满庭芳》回忆和海上画人陈逸飞先生的友情；《三诗自解》、《还京乐》和《锦堂春慢》抒发了画家的理想、欣慰和感慨。同时配有三幅沐黎学友和夫人及画中人物在其佳作前的合影。

以上两位学友分属67或66届高中，是我们位育（五十一）中学在文革前最出类拔萃的那几届，最近与他们同时代的67届的赵国屏学友（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所研究员，美国普度大学博士），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继65届高中朱邦芬之后，母校校友中出现的第二位院士。我们在此祝贺赵国屏学友为校争光。正如汤沐黎学友诗抒，作为曾经被剥夺的一代，我们每一个人能从那个年代中健康地生存下来，如今何不为在北美大地上坚苦卓绝地创业而骄傲并庆幸。

本刊在快成稿时，1965年第一届五年制试点班的学长们传来他们毕业四十周年纪念刊内容，恭敬有余，不敢不登录。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挑了几位老师的照片和朱家泽老校长和谢公元学长的回忆。不料85届学弟学妹也将毕业二十周年纪念送到，长江一浪推一浪，后生可畏，看看他们的回校集体照就不敢违命。大家都还记得曾倩老师带领母校的女子排球队呵斥风云，她的来信表达了我们位育师生互相间的怀念之情，附上昔日女排今日团聚的情照，同时希望每位老师都健康长寿。编到这里，我真希望能将所有的内容都排进，所以我忍痛割爱到要被送急诊室抢救了。

我自己断断续续写了一半多的2005江浙沪速掠本来来不及和大家分享，但在和印刷厂交涉而延误的十来天里竟然一口气完成了，就此赶上末班车。

张海翔学友是1997年毕业的，我们向年轻一代的积极参与表示热烈欢迎，他的“旅途”一文读来富有哲意，人生不就是如此来去匆匆，重要的是大家走得潇洒而有意义。说到潇洒，瞿克师学友百忙中偷闲，向众学友介绍桥牌技巧，希望牌友得益。遗憾的是因本期实在稿多，黎瑾“谈建筑”专栏不得不暂停一次，相信下期一定有机会。

本刊纪念文乔学长的部分有文乔讣告和追思纪念，蒋青学友“我心中的文乔”，王家斌学友“他有一颗年轻的心，忆陈文乔友”，汤沐黎学友七绝（倚今声）“悼陈文乔同学”，以及蒋衍老师代表母校发来的悼念电文。

我们要谢谢徐慧丽学友近一年来的负责认真地为大家服务并制作会员登记表，洪钧言学友代表我们同学会给各位学友的信和田瑞芬学友帮助打成中文，罗首初学友更新北美同学会的通讯录，文乔学长夫人曾璧华学友准备给各位的邮寄地址贴条。我们要谢谢陈益民学友广告支援，希望他业务很发达。最后还要感谢所有位育兄弟姐妹的会费和捐助，没有各位的热诚，“钟声”将会湮灭。

在当今的网络时代，手握一份充满真情的“钟声”，我个人觉得特别亲切，仿佛沿着复兴中路，踩着金秋梧桐树叶，回到圣地和各位相聚一堂。一年又过去了，我在白雪皑皑的明尼苏达州向大家致意并为大家祝福，愿各位都生活得欢欢喜喜。

瞿德霖二〇〇六年二月十五日



后排自左至右：孙惠民，张人德，覃雪芝，韩德平，谢公元，徐大忠，蒋青，洪钧言，黎瑾，薛嘉禾，叶秋怡。

前排自左至右：俞沐民，王南田，魏鼎，黄伟东，高运萍，徐慧丽，田瑞芬。



近年来，我们美东好象是位育北美校友会几个地区中聚会最多的了，2002年大家欢迎朱家泽校长之后，2004年黄承海老师来美时又聚了一次。而2005年5月29日，我们又首次在纽约以外的地方——新泽西的Flemington欢聚。

早在去年，东道主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 of New Jersey 教授洪钧言就提出欢迎大家去他家。计划每家带个菜，从中午开始先在附近的Round Valley州立公园踏青并午餐，下午一起去他家。这次除他以外，最热心最忙碌地筹备的就要数我们校友会的新任财务徐慧丽了。她除了一直提醒我们交会费外，一再发Email，打电话，逐一地鼓动大家来参加。并且为一些前来有困难的校友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比如开车接送（包括来回机场），安排当时已病重的陈文乔可以早些离开，为正患过敏怕去户外的校友家属出主意。她还一一操心许多琐碎的细务，象安排带排球，带跳舞鞋和DVD机，去公园需要的折椅等等。（虽然有些事后未用到。）后来从一开始便于聚拢考虑，决定还是先到洪钧言家，下午再去公园。

当天天气晴朗，劲风送爽。中午开始，校友们（大多带了“另一半”同来）陆续来到洪钧言那宽大敞亮，四周也很开阔的房子，在Deck，饭厅和厨房三二成群地交谈。到约两点，开动品尝各家带来的特色佳肴，五光十色，鲜美可口。然后东道主和徐慧丽建议集中一下，分头自我介绍。

这次聚会上，除了66，67届还是“人气最旺”，作为老会员占了出席者的一大半以外，较年长和年轻的校友尤其引人注目。年长的是从黄承海老师处得知有个相当活跃的校友会，逐一相告决定来参加聚会的。而且他们三位都在医务领域工作。63届的徐大忠最年长，但显得颇年轻，他与洪钧言同在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 of New Jersey。

65届的张人德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和他同班但多年未见的谢公元可能是成就较大的一位了，他是全美心脏医科学院院士，在肯塔基大学工作，这次还是从那里飞来的呢。他向校友会捐赠100元，还深情地向大家介绍了从位育幼儿园，位育小学直到初中，高中所受的良好教育对自己以后的成长，成就事业，贡献中国和美国社会所起的深刻作用。年轻校友如85届的魏鼎和黄伟东对校友会也表现出非常积极热情的参与意愿，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以及他们那几届海内外校友的活动，（魏鼎这次不但带了太太，连父母亲也一起与会。他不久就将去参加本届同学6月24日在上海的聚会。）他们建议可以在SOHU等网上建立校友会的网站。还表示会去联络更多的年轻校友来参加校友会的活动（包括为「钟声」向颇有成就的84届张诚，陈苓夫妇约稿等）。这对校友会注入更多新鲜血液，防止不断“老化”是大好的消息。

聚会花絮两则：

（1）孙惠民到得晚了些，原来他刚得到消息，公司很可能派他出驻上海，所以急忙来此搜集一些国内校友的信息。大家建议他去找北美校友会创始人，目前在沪的李忠明以及林宏等人，并祝他一切顺利。

（2）洪钧言太太从预定出席者名单上看到有她在二医读研究生时的同舍室友，但多年没有联系的熊谊民，决定先不知会，见面再给她一个惊喜。不料熊谊民临时有值班任务未能来，她的先生薛嘉禾校友又因为没注意后来的Email，以为还是先去公园而在那里转了大半圈，后来赶到洪钧言家已比较晚了。所以最后洪太太还是只能在电话上给熊谊民那个惊喜了。

约四，五点，已有不少校友要走了。于是原定一起去公园的计划也就作罢。但大家散时，有几家仍然有兴趣自己去公园看看而问洪钧言详细的走法。最后洪钧言夫妇还是带了约一半的校友去了公园。这次聚会终于在怡人的湖光山色间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拜星月慢（倚今声）

收视《神舟五号》返航有感

月海星河，
飞船三探，
喜看华人降落。
皓甲银盔，
是杨家英廓。
掌声里，
怕问、飞镞火药鼻祖，
怎至千年埋没？
回溯吾生，
尚阴差阳错。

上中学、理化雄心烁。
新功课、暑假超前做。
梦里正入清华，
被“文革”惊破。
换前程、艺术安魂魄。
胡推理、省却十年左，
话不定、早射神舟，
本应该有我。

汤沐黎 写

锦堂春慢（今韵）

记中央美院78届油画研究生班聚会，2005

东海藏龙，
西山卧虎，
依然九派同门。
猛一声召唤，
重现乾坤。
俱老矣、银丝铁拐，
几番汗雨风尘。
测当年血性，
狂气微余，
毅力长存。

丰筵盛会豪展，
拜良师益友，
故址亡魂。
为班长干杯，
高寿逢春。
卡拉室、欢歌举座，
蒙古厅、艳舞绝伦。
哈达白、献与众君，
同忆此夜情真。

还京乐（今韵）

记中国美术馆“春华秋实”展，
2005七八届，重聚中央美院新校舍。

透杯光盘影，
笑声鼎沸，
言辞亲热。
共五十三个，
“文革”浪后青云客。
半世过，
成败无论，
八方来贺。

艺心贞者。
涉古今中外，
千流百派，
尤显英雄本色。
国家展览厅中，
画辉煌、塑昂文赫。
壮言飞、再面壁三年，
抛书五册。
正是夕阳好，
忘乎白首萧瑟。

注：聚会期间，适逢老班长孙景波六十大寿，
遂庆于“腾格里塔拉”和“歌来美”。 汤沐黎 写

汤沐黎 写

前词后话

读完《浦江纵横》6月刊，喜憾参半。喜在这本有影响的杂志登载了我母亲蓝为洁的文章《怀念陈逸飞》，憾在其中所引我的《满庭芳》词错了二字。正版应如下：

今韵《满庭芳》

忆 1982 年夏聚会慕尼黑

寺塔双巍，
江流独婉，
满城芳草玫瑰。
耳濡波卡，
小醉慕尼黑。
巨桶生啤直泻，
香肠脆、烤沫霏霏。
罗帐内，
人山人海，
鼓噪碰盈杯。

久违，
兄弟晤，
留学得志，
大器成胚。
笑姿帅，
豪情似火燃眉。
略试烹调身手，
赏歌剧、论语生谈。
门忽叩，
陈公驾到，
结伙艺宫窥。

此词实录了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我和在美国留学的逸飞相约到德国留学的沐海弟处欢聚之事。大概是传真机年老失明的缘故，“濡”字念杂化“染”，“忽”字轻心成“勿”。平仄反了事小，这“门勿叩”三字，将期盼的老友陈公拒之室外，太有悖实情，不匡正于心不安。

算来我和逸飞相识近四十年，尤其在“文革”期间结伙画画，过从甚密，许多基本功都是向他学的。1978年我考入中央美院后，他曾来京看我，观察“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班的学业。出国后，我数次赴纽约参观他的个展，小住他家切磋画艺，为他的成就感到骄傲。分析他对我们这一辈油画家影响巨大的原因，首先在于他画技高超，粗细自如；其次是他有想法，能系统推出风貌鲜明的作品群；然后他有拚命精神，画得入迷忘吃中饭成习惯，更有画到心口发痛才收笔的。他后来的以身殉影，几乎是这种精神的逻辑结果。最后他富有审时度势的能力和冒险的胆量。1981年出国前，我把他介绍给哈佛法学院教授科恩大律师。科恩夫妇热情地将他接到波士顿豪宅久住，他却在他们外出度假时不辞而别，只身奔向无依无靠的纽约。他认准了纽约就是世界艺术中心，宁做穷光蛋，亦起纽约家。难怪科恩夫妇发觉人去楼空，惊呼此君必成大业也。初到纽约的两年间，他找到份修复古油画的工作，年薪二万。别的打工仔羡慕不已，他却断然辞职，节衣缩食一年筹备画展。连我都劝他：“一边修画一边创作不更安全吗？”他答道：“那得要三年时间才能画足数，机不可失，我今年就要开成！”新画方毕，冒出位收藏家，欲以每幅两千美元买断他的所有作品。这数目在当时不算小，和前途未卜的画展比，财是发定了。但逸飞拒绝了这位收藏家。他的着眼点不单在获利，还在成名，不开画展如何成名？画廊与他合资印画册，为成本计劝他免去封面烫金，他却执意要

用，连画廊经理都觉得这位初出茅庐的中国青年派头很大。九十年代初期，正当纽约东京画展节节成功之际，他出人意料般师回国了。其时我路过纽约，前去拜访，他正在画一幅南非总统曼迪拉和日本总理会面的肖像。酒醉饭饱后，他忽然说我英文好，又有留欧旅美经历，问我是否愿意搬到纽约接手他西半球的销画业务。由于本身画务繁忙，更不愿和加拿大的家人分居，作婉言谢绝时，我倒也猜到几分他要离开纽约了。稍后，他果然解约哈默画廊，入盟更老牌的英国马尔勃罗画廊，成为立足上海的国际型画家。逸飞的成就，是他便尽浑身解数挣来的，令人钦佩。在他猝然去世的第二天，我写了一首七律哀悼，发表在人民、解放、新民三报及《浦江纵横》上。现再词录与他的一次巧遇：

今韵《忆旧游》

九九飞遇记

喜温哥华降，

陈逸飞登，

回沪同机。

翼下云涛涌，

似流年别过，

各展东西。

"文革"九载习画，

亦友亦师嫡。

又萍聚中欧，

蜂拥北美，

笔势无极。

今夕，

洞其志，

在影视装潢，

枫特成衣。

大腕移商场，

正功垂申埠，

名贯京畿。

一宿宏论听罢，

窗外已晨曦。

眺黄浦长龙，

壮趋东海前景奇。

一个月后回加拿大前，我受邀参观了逸飞在新世纪大厦的画室，当场录下他挥毫作画的过程，然后到他家晚餐，聊到深夜才散。这两次相隔不久的最后会面，使我了解了他的心态，意识到我俩旧谊尚在，新途已殊。我对他的鼎力经商无可非议，自己不也迷恋写诗词吗？但我有种预感：千百年之后，恐怕无人记得他的商场业绩，只有他的画才会代代生辉，任人瞻仰。大国商家多矣，逸飞这样的画家却太少了。移才它用可惜否，当由历史去论证了。正是

浦江仍纵横，

朋友已灰化。

欲了眼前词，

遂成身后话。

也罢，

也罢！

汤冰黎 写原载《浦江纵横》2005年9月刊



十二月，沐肇所画两幅康乃尔大学风光图在纽约市康乃尔俱乐部装置完毕对外开放。这是他与妻子在其中一幅面前。

在辛辛那提市的五月音乐节上 (May Festival)，沐肇所画美国著名指挥家康伦 (James Conlon) 像在音乐厅揭幕并永久陈列。



毕业25年后，汤沐肇元月应邀回京与中央美院78届研究生欢聚。中国美术馆为他们举办画展并出了一套五本精装画册《春华秋实》。这是沐肇在西厅自己的画前。

三诗自解

《汤沐黎诗词画选》头三首诗实为一组，借《西游记》中三个角色之口来说明我写诗之原委，因而有里两层意思，几乎语语双关。为切合民间神话的风格，掺了不少俚俗之语，难免打油之嫌。

1，七绝《西游调》

唐人浪漫远出家，触景生情一路发。

唱满汤诗三百首，灵犀彩凤自来答。

表层：《西游调》指昔日西游记之歌。出家唐人浪漫远行去西天，一路抒发触景之情，等唱满唐诗三百首时，就到了灵犀彩凤迎驾的藏经圣地。

里层：《西游调》指今日西游者之歌。浪漫唐人离家远行到西方，一路抒发触景之情，等做满汤诗三百首时，李商隐式的名句自然流露其中。

2，七律《行者学诗》

历代学诗为做官，今朝大圣美吃穿。

虽说律旧端无用，却恼无端旧律缠。

爱彼声中平仄亮，迷其句里对联难。

窃得文曲星儿笔，点字成金更好玩。

表层：行者指孙行者。历代学诗者大多图功名富贵，今朝孙大圣俺有吃有穿自然不为此。虽说格律诗词过时毫无用处，却有着迷被缠之烦恼，因为俺爱它平仄声韵响亮，迷它句里对联复杂。再加上偷到文曲星老儿的笔，点一下就把墨字变成了金字，更是好玩极了。

里层：行者指实践躬行者。历代学诗者大多图功名富贵，今朝绘画大家我有吃有穿自然不为此。虽说格律诗词似过时不实用，我却耿耿在心，难以忘怀，因为爱它平仄声韵安排响亮，迷它句里对联难构。若能沾文曲星之光，想出一字值千金的诗眼，那就更令我乐此不疲了。

3，七绝《弟子和诗》

前有吆喝后有哼，敢于献丑胜无能。

诗经上口千重理，八戒一开不入声。

表层：弟子指猪八戒。前有悟空吆喝开路后有唐僧哼经，俺嗓子差也敢加入胜于无能。《诗经》朗朗上口，伦理千重，可

俺老猪一开口就走调。

里层：弟子指自学者我。谁人前后没有批评意见，敢写才能克服短处。谈起做诗经，条条框框繁琐，戒律多达八项，我决定项项遵守只破一戒不用入声。

汤沐黎2005年9月于蒙特利尔

1960年,上海市进行中小学学制改革的试点工作。我校李楚材校长一直怀有教育必须改革创新的心愿,创办我校十七年来,对教师的素质修养、协作凝聚力、探索创新精神了解有素,对青年学生的主动性、求知欲、可塑性也颇具信心,认为我校有条件试验,决定在我校再度试行中学三二分段制。

随后,我校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指引下,研究学习教育规律,教师逐步取得共识;联系学校实际,调整课程设置,采用适合教材,改进教学方法,规划各项工作的步骤和举措,强调教师中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结合,强调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沟通,强调启发学习兴趣,培养创造意识,发展创造能力,动手动脑,学以致用,强调在学生全过程中引导学生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从小有爱国心,“诚信”、“务实”,准备将来服务他人、服务集体、服务人民,准备不忘开拓创造,担当国事,振兴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等到1965年试点班毕业了,按照传统的办法总结,182名学生各科学业平均成绩,比历届六年制的成绩略高;高考升学率依然保持稳定上升,经过问卷、座谈调查、资料统计,继续深造的胜任愉快、学有所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各有特色的业绩,“试验”向母校交了一份良好的答卷。

时间过得飞快,今年,1965年的毕业校友将迎来毕业整40周年的纪念日,大家都在思忖:该组排怎样的活动节目最有意义,最能为大家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听几位筹备组的校友说:要约集同学返回当年的教室,和任课老师一起团聚,舒畅共话,缅怀母校,吐露我们对老师的由衷感谢,还要请各地分散的同学写回忆文章,回忆当时的学习生活,汇总出版纪念专刊,不让“往事如烟”,但愿“记忆犹新”;不愿青春悄悄无踪影,总想盛年仍萌少壮志。四十年阔别,信息不通相互系念,今朝短文交流,喜讯、乐事广传其乐何如。长途难免挫折,有时偶遇缺憾,知友慰藉,容可冰释,心态平衡,永保健康。

我从教六十载与普教有至深至厚的感情,在位育园与同事同学勉励耕耘,结缘亦已三十一年,确是幸运,听了筹备组同学的一番设想,心向往之,返校团聚一定参与。纪念专刊出版后,一定仔细阅读,反复思维,陶行知说,教师最大的乐趣在于培养值得自己佩服的学生,位育毕业的桃李数以万计,值得我佩服的也极多,其中包括参与学制试验的同学们,我会通过专刊的学习,感受新的启迪和激励,也会取师友之长,补自己之短,在有生之年象春蚕那样,生命不息,吐丝不止;甘为红烛,奉献喜泪,流尽方休的。

知识,能力和信念

65届中五(2)班 谢公元

我是位育中学(当时的校名还是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65届中五(2)班(五年制)毕业生。说得更确切一些,我是在位育体系培育下成长的。1952年进入位育幼儿部,1954年升入位育小学(1956年改名为襄阳南路第二小学),1960年考入第五十一中学,1965年完成5年制中学学习,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中学阶段(尤其是高中二年)的文理基础以及以后的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训练,是我今天事业成功的关键。

在中学阶段,我得到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能力,即自学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记得在高中时,夏清同学主持班级的学习园地,我是积极投稿者。当时我热爱物理学,订了一份《物理通报》。其中有不少有关中学物理的文章,阅读这些文章,不但扩展和加深了课堂知识,同时也使我逐步学会如何用自己的话来表述这些超越课堂知识的观点和理论。当时我写了不少这样的小文章。在中五后半学期,学完了平面解析几何后,曹建中老师要求我们写一篇学习心得。我所写的题目是“从一道试题所想起的”。那是一道上学期期末考试附加题,涉及到简单的线性规划知识,略为超越了课堂知识的深度。这道题当时我做对了一半。后来我在书店发现了一本有关线性规划的小册子,读了这本小册子,不但能完整解答这道试题,并且对线性规划的初级理论也有所了解。在那篇学习心得中,通过解答那道试题,介绍了线性规划的初级理论。曹建中老师十分赞赏这篇文章,将它张贴在年级组的壁报上展览。可惜我没有留底稿。尽管后来我成为一位心脏科医生,中学时代良好的数理基础知识为我的血液动力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我的Metor,Dr. Anthony DeMaria(前任美国心脏病学院主席,现任美国心脏病学院学报主编)在为我写的推荐信中总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一位具有数学头脑的心脏科医师”。

除了知识和能力以外,中学时代各位老师的言传身教,使我树立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信念。即使在黑白颠倒的“文革”期间,以及后来被“发配”到穷山僻壤接受“再教育”,我始终没有间断过自学,包括医学院未学的课程和外语。这样,在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我顺利地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第一届研究生班,在中国医学界老前辈黄铭新教授指导下学习心血管内科学。1987年去美国后继续钻研心血管内科学,终于获得正教授头衔,并被选为美国心脏病学院院士。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已故教育家李楚材校长以及八十高龄的朱家泽校长。他们为培养人材呕心沥血,为坚持真理付出了难以用文字表述的代价。作为他们的学生,我永远铭记老师们的教诲和位育的好传统,将不断进取,攀登高峰。



我校第一届五年一贯制教改试点班, 1965届校友于2005年12月17日回校举行毕业40周年盛大庆典。许多老师参加了此次聚会, 65届校友为聚会编印了112页的纪念刊。图为参加聚会的八位八旬高龄老师的合影。

当年女排勇士, 如今满酒聚会。



按：瞿克师校友现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早就听说他在桥牌上造诣颇深并有著述，故特请他为本期业余生活栏写稿。但谦虚的他说自己的桥牌生涯并不值得多写，而给我们写了一位牌坛高手的佚闻趣事。瞿克师是64届初中毕业，初中三年的班主任分别是潘承芬，胡文梅和杨惠兰老师。他欢迎各位校友与他联系。
Email是 keshi_letter@hotmail.com.

贝拉唐纳其人其事

瞿克师

桥牌和棋类都是斗智斗勇的高尚娱乐，二者最大的区别是桥牌讲究配合，至少是与同伴之间的配合，团体赛还离不开与队友的配合。棋类则不然，全是单打一的，于是有棋王和棋圣之称，却没有桥王或桥圣的叫法。不过打桥牌人中的至尊或是偶像总是有的，十多年前贝拉唐纳（Giorgio Belladonna, 1923-1995）就是这样一位众望所归的桥牌高手。

贝拉唐纳生于意大利的罗马，当他16岁的那年，二次大战的爆发使他加盟著名的Lazio足球队的理想成为泡影。大战结束后，贝拉唐纳进入罗马大学攻读建筑专业，他在那儿学会了打桥牌并走上了一条与足球截然不同的道路。从1957年至1975年在意大利队所赢得的十六个世界桥牌锦标赛的冠军中，贝拉唐纳是唯一从不缺阵的参与者。意大利队在那段辉煌的日子里所以能称霸世界桥坛，除了当时它拥有了一些象贝拉唐纳这样出类拔萃的桥牌选手之外，还有赖于当时意大利队所使用的两个较先进的桥牌叫牌体制，贝拉唐纳便是其中的一个“罗马梅花制”的主要发明人。在牌桌上，贝拉唐纳叫牌勇猛而打牌细腻，丰富的想象力使他常能完成一些被人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定约，以致后来人们会把一些高难度打牌成功的结果说成是贝拉唐纳的杰作之一。在平时，贝拉唐纳为人随和，毫无大明星的架子，深受牌迷的景仰。2002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世界桥牌锦标赛上，一位做义工的桥牌爱好者在聊起桥坛往事时，还兴致勃勃地给我看一张他以前和贝拉唐纳合影的照片，他直说贝拉唐纳 very, very nice.

下面的一个牌例摘自一位名叫 Schon 的回忆，“在打牌之前，我问乔其奥爱用哪种叫牌体制，他回答说：‘罗马梅花制，非常容易，一梅花开叫表示强牌逼叫，我还使用 canabé，叫后叫的套比前一套还要长。’”

	♠A962	西	北	东	南
	♥-----		Schon		Belladonna
	♦AK98652				1♠
	♣J3		2♦		2♥
♠3		—	4♣	加倍	6♥
♥9852	♠KQJ10	加倍	再加倍	都不叫	
♦J107	♥743				
♠A10862	♦Q43				
	♣974				

西家首攻♣3， Schon把他的牌掉在桌上后便慢慢踱到贝拉唐纳的身后，他忧心忡忡地得出结论，这手牌非宕不可了。 Schon的忧虑不无道理，联手（北家）的方块虽然经过一次将吃便能树立起来，但是在♠A被打去之后又如何上手去兑现呢？桥牌桥牌，讲究的是桥，现在南北双方面临缺桥往来的问题，他如何能不焦急呢？他接着说：

“当乔其奥看到我把手牌亮在桌上后，他谢谢我的再加倍，同时他用明手的♠A拿下了首墩，令我大感意外的是他在兑现明手的♦A和K的时候他把手中的♣K和♥O都给垫掉了，接着他又将吃了一轮方块，两位防家都有方块跟出。直到现在我乔其奥才着手吊将牌，四轮将牌他把明手的三张黑桃及一张方块给垫掉了。现在他从手中出♣5并面带微笑地看着西家，如果西家拒绝用♠A拿，那么他将什么也得不到了。”

假如明手的♠J与南家的♠K位置互易，那么贝拉唐纳也不必把手中的两张草花大牌垫去。现在♠J不能盖过己方的♠K或Q，于是贝拉唐纳巧妙地通过垫牌解决了阻塞的问题。象这样通过把大牌垫去（有时也可以是跟牌）来防止己方桥路阻塞的打法叫做 jettison play.

顺便提一句， Schon是德国人，他的这篇文章获得了一次桥牌征文比赛的二等奖。他说他是打完牌请教了同伴的姓才知他乃大名鼎鼎的贝拉唐纳，他还补充说在他的众多的合作者中，贝拉唐纳是最信任他的一位同伴。他的文章生动幽默，所选的牌例也十分有趣，所以我愿藉介绍贝拉唐纳之际与同好共赏。

From: "wealways1" <wealways1@ctang.com>
To: "刘仁" <juanitamayn@yahoo.com>
Date: Sun, 11 Sep 2005 16:53:03 +0800 (CST)
Subject: 请转发给徐慧丽

慧丽：你好！收到你的贺卡太高兴了！自你们毕业后，由于十年大乱，我们似乎没有联系过，很想你的。你们是我的第一批学生（实际上我也没比你们大多少），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种种，记忆都特别深刻。上次刘仁回来，岁月流逝使大家多少都有了些改变，但一聊起来，少女时期的刘仁又活脱脱的回来了。我女儿在美国，我也4次去美，也到过纽约，可惜当时没有联系上，现在我大概不大可能再去美国了。

我2002年退休（60岁），在美国住了半年，2003年10月被检查出患了尿毒症（中后期），双肾已经萎缩。以前身体不错，只知拼命工作，再加上肾有代偿功能，没有注意。发现后只有血透和换肾2种办法，于是血透了1年余，后感血透的日子生活质量太差，开始考虑换肾，但这个决心难下，因为换肾还是有风险的。胡先生、两个孩子都不敢作决定，都说钱的问题不用担心，但决心必须我自己下。现在最容易产生急、慢性排异的半年过去了，新肾工作得不错，一些重要指标都正常，当然必须终身服用昂贵的抗排异的药物及一些激素。一切不敢大意，因为抗排异的药物把我自身的免疫机能压下去，从而使新肾能在体内平安生存下来，因此我现在抵抗力很差，要严防感染，最怕感冒发烧（易引发排异）。不管怎么样，生活质量比血透时是提高不少。自生病以来得到亲人、朋友、同事、学生们关心、鼓励和支持，是大家陪伴我走过这段最困难的日子。衷心的感谢大家！你们这一批在上海的队友罗鸿予、周振棠、王芒……给了我不少关心。手术前周家钧、尹慧庄、刘仁都见着了，也互通mail建立了联系。国内、特别是上海进步不少，你有机会回来看看。到时我们也能见见面，大家都想你。

曾倩

旅途

张海翔 1997毕业

熙熙攘攘的O'Hare机场候机厅里，广播中不时播放着飞往各地航班的登机信息，现在正是Thanksgiving的旅行高峰，急于回家团聚的人们不停地往来穿梭着，此时，离我要搭乘的飞往波士顿的1056次航班登机还有1个小时。

一个人的等待是漫长的，但每当欣喜地想到即将前往一个新的城市，可以体味更多的未知，等待也变得值得回味起来。回想今年四月的一天，我也曾经如此这般地静坐在候机大厅中，等候着上海飞往芝加哥的航班。那一刻，我所等待的是即将实现的留学梦，而等待我的是一个充满憧憬但却未知的未来。

时光流逝，转眼间已在芝加哥生活了半年多。周围的人都说我是幸运的，因为在春季来到这个城市，刚好避开了严冬中Windy City那漫天的大雪和刺骨的寒风，随之而来的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精彩，最美丽的季节——夏季。亲身经历过，夏天的芝加哥确如传言中一般，似少女般绽放着魅力与活力。

第一次看到Lake Michigan我便为她的色彩而倾倒，碧绿，天蓝，深黛，在灿烂阳光下不停地变幻着。漫步在沙滩上，满眼尽是享受夏日的人们，听着浪花拍击堤岸的声音。我疑惑了，这若大的Lake Michigan分明是海，是北美的地中海。密歇根湖边的Museum District像是个小小的半岛，从蜿蜒的湖岸微微探出，这里是欣赏芝加哥downtown美景最好的地方。放眼望去，Sears Town, John Hancock等摩天大楼矗立在海天之间；星星点点的帆船从Navy Pier那大大的观光转轮下缓缓驶出；湖岸公园郁郁葱葱的绿色地将自然与文明完美地连接起来；夜晚，璀璨的灯光映照在湖面上，披上夜幕的芝加哥更为自己增添了一丝神秘。这一切让我一窥芝加哥的魅力所在，然而这美景还需要拌入更多的时间来细细品尝。

从六月到九月是一年中充满音乐和欢乐的四个月，名目繁多的各种活动让人眼花缭乱。夏季音乐节持续整整三个月，几乎每个晚上，密歇根湖边的Grand Park和Millennium Park都有音乐会举行；芝加哥是Blues的发源地，夜间音乐酒吧里总能看前来品味原味Blues的游客的身影；一年一度的Taste of Chicago将芝加哥的各色小吃呈现在你面前，让爱吃的人为之疯狂；在国内难得一见的航空展在这里每年的可以看到，当B52“空中堡垒”那巨大而充满霸气的身躯隆隆掠过湖面的时候，整个沙滩都沸腾了……在这个季节中，人们将压抑了半年的激情完完全全地释放了出来。

夏季过后，当看到湖边满眼的翠绿渐渐褪去的时候，我知道，冬季已经悄悄走近，芝加哥将再一次在风雪中沉寂。幸运过后，我终究仍需面对在积雪中行走的艰难。生活就如四季往复般饱含欢乐与艰辛，对于在异国追梦的我们来说更是如此。再看老一届的留学生们，他们曾经所经历的种种艰难与苦楚我们已是无法想象。今天，现代发达的通信技术让我们免受思乡的煎熬，但我们所面临的是更加残酷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低迷的经济环境意味着为实现梦想我们需要倍加努力。

1056次航班开始登机了，一周后我将结束这次的Thanksgiving之旅回到芝加哥，但我人生旅途的美国航班却刚刚起飞。踏上旅途，我选择了生活新的开始。

今夏回国历时二十余天，回想前前后后，由于日新月异的通讯方式，使得客观上的新奇感越来越少，然而主观上的差异感却越来越大，这次回国是最长也是最没有收获的一次。

如果说现代世界的美丽是有互联网，那古代中国的伟大就在于长城和明朝船队了。这次回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想凑一凑纪念明朝船队下西洋600周年的热闹，结果是扫兴而归。政府的“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纪念口号，在民众中引不起任何热情，郑和航海暨国际海洋博览会从7月8日至14日在上海只举行一周。看来中国要成为一个航海大国还有好长一段路。

郑和出生于云南，11岁明军征云南被掳入明营，遭阉割，19岁被燕王朱棣看中，选入燕王府服役，33岁因战功，获成祖赐姓的殊荣，从此改称郑和；并擢拔为内官监太监，34岁奉成祖命，郑和偕王景弘率27800人第一次下西洋。很多朋友都读过“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有没有朋友想过，此书为什么不题为“1421：郑和发现世界”？道理很简单，郑和不是航海家，不是船长也不是水手，连基本航海训练都没有受过。华人世界把郑和称为航海家，本身就是一种自腐不觉臭的个人崇拜，这也是题外话。

我的行程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交通最发达人口最集中的围绕上海的江浙沿海地区。在这公路铁路密集的地区，我搭过出租车地铁长途汽车火车私人及公司车，有机会回到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是最大的乐趣。

上海火车站有地铁直通底下，很是方便，旅客人群异常拥挤，令人窒息。在江苏一火车站，全站仅一个候车大厅，我重新经历了很多年前的排长队，上厕所，走天桥，随大流，不亦乐乎。汽车站更有趣，上海西区长途汽车站很小，可能是利用率不高的原因。而在江浙到过的两个汽车站都很大，次序很好，随到随买票随上车，很是方便。有一点可能不全面的观察，浙江公路沿线绿化比江苏的要好，长途车在江苏公路上会扬起一路风尘。其共同点是25%的公路颠簸不平，而且在每个城乡交界的地方车辆人流特别拥挤和堵塞。

看到如此繁忙的交通，我真为交通警察捏一把汗，他们整天吸入的是废气和灰尘。上海还招募了大批交通协调员，和交通警察一起受难，制服是土黄色的，还人人戴着领带，脸色灰黄，在每个十字路口和成千上万不守交通规则的行为人自行车机动车争论不息，大捣浆糊，实在是惨不忍睹。

说环境污染，尤其在上海，空气窒息，日夜噪音，人车拥挤，漫天灰尘。一出浦东机场，就闻到金属燃烧味，过去说没人相信，这次我女儿坐在离开机场的车上就认同，应该不是我嗅觉的问题了。有的时候，在上海行动一个小时不到，就可以由白领变黑领。回国旅游，环境的干净和舒适特别重要，很多在美国长大的青少年就是因为不适应国内的情况，而对回国谈虎色变。

然而，各地的餐饮业随着媒体的日益发达而日趋精美。新闻报导工艺美术建筑装潢时表烹饪语言等等的综合性的现代化，使得很多餐馆除了提供客人食欲享受之外，还伴随着美和艺术的欣赏，和仅仅几年前的一味追求暴发户的豪华已大不相同了。

旅馆业也有很大很好的变化，在江浙两省，无论城市大小，都有很干净很舒服很美观的旅馆。上海有Radisson, Marriott, Regency, 和 Ramada, 而且比在美国这些经济实惠的同名馆更要更豪华，经营得也很不错。

还有一个现象百思不解，人人好像都有炒楼的经验，在上海大多数朋友手里都有一两套公寓房在上市，而且有的将自己住的装修得挺好的公寓也放在市场上骑驴觅驴。

很多海归说食品造假或污染，耸人听闻。那么，吃还是不吃就成了每天要操心吊胆的问题。但过了几天就身不由己见怪不怪地参与吃喝，感觉就和来美留学时打黑工一样，开始时怕移民局查询，时间一久，变成自然而然的了，怕的感觉没有了。

常看到媒介有批评我们传统的国吐和国骂；其实再说也没有用，人的习惯都是从小养成的。还常有人指国人英文程度，比如针对影院酒店出版物等的英文用法，如果是海外长大的小孩觉得某些用法滑稽或不妥，那是很正常，但如果是在国内长大到海外读过一点书的人揪着同胞天真的英文用法不断地嘲笑，那就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了。

有没有听说上海的语言环境已是“内环内说外语，内环外环间说外地话，外环外说上海话。”这说明语言是随人居而变动的，海外如有人英文程度再高，也是生活工作所需所逼，而国内英文利用率低，有羞怯是正常的。

回去少不了购物，现在是连超市也分档次，不用提商场商店林林总总，价位差落很大。每个人都会同意我，中国的书店和餐馆一样，是一道最吸引回乡客的特别风景线，我这次发现周末还是不要去书店，因为太拥挤，如果通风设备不好，会有各种难以忍受的气味。

我不记日记，但是如果在旅行过程中，会稍稍落笔，以备日后写东西。餐馆里的菜名是抄自结帐单，那些菜肴名称实在不太好记得。下面是按时间记得的快速流水帐，故称速掠。

第一个星期的周二

今秋西北航请求破产保护，其实并不奇怪。我作为明州居民，很少有象各大都市居民的奢侈；可以随意挑选航空公司。西北航是这里的地头蛇，服务质量低下，而且每况愈下。

飞国外一行三人可以托运六件行李，我们老中小三人共托三件。行李员把我们带领到一个没有笑容的登记票员，拿了小费走了。这位登记票员搞了半天才将机票登记卡弄好，并说行李员是因为我们行李可能尺寸超大而将我们领到她那里。她不堪其烦地丈量我们的行李的总长度，结果是有两件的两面总长超过一寸，她一定要每件罚款125美元。我们来去中国从来就是这几件行李都没有被刁难过，按上海人的说法，今朝碰到赤佬了。幸亏我平时总在大箱子里套若干小箱子，所以我二话不说，当场把这两件变四件，将空箱子留给机场的朋友。她傻眼了，还得再伺候我变出来的行李。世界上总有这样的人，简直没办法说聪明还是愚笨。其他认识的登记票员都过来跟我说她太过分了，我对她们说，我无所谓，人总有自己不快乐而刁难别人的时候，她今天一定很不快乐。

不单是登记票员，西北的检票员和客舱服务员的态度也很成问题。如果说美国商店或饭店的一般良好服务态度是10点的话，西北为数不少的检票员和客舱服务员的服务态度，尤其是跑国际航班的，大概不会超过5点左右。比如这次飞东京，整个航班只有一个非白非黑的男性服务员态度非常好，有求必应，不嫌麻烦。

周三

老中小三人经东京换机后抵达浦东，当年父母携带小女来美，如今父亲仙逝。没能亲自陪父亲回一趟家乡，实是终身的遗憾。弟妹来接，在机场隔壁的RAMADA旅馆中餐厅喝汤水，上的海鲜面和菜泡饭，后者特别鲜美。搭车出机场，即刻感到夜空中车窗外的空气，和到处都是的燃烧着的霓虹灯一样，有一股刺喉的呛味。

周四

半夜倒时差，只能上网，宽带速度比较慢，想想多年前只有电话线上网时的速度，也就没有话了。白天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华联超市买酸奶，百合汁和冰淇淋，还有想吃的土产品，真是方便。

下午到徐家汇四大天王转转，它们是：太平洋，港汇，东方，和美罗。其中港汇有新华书店，美罗有SCHOLAR书店，前者是常去的，后者是第一次去，据说很吸引严肃的读书人。一进美罗的那家用英文名称的书店，我感觉很压抑，因为占据了几乎整个楼层的书店内部墙壁的颜色竟然是昏昏沉沉的暗绿色，陈列的书也是很稀疏，又不是书展？在上海期间只再去过一次，想测试第一次的感觉是不是倒时差的结果，可惜不是。

周五

陪母亲去看望阿姨姨夫，和上海任何一个在过去是很好的住宅区一样，现在都是拥挤不堪。姨夫八十有余，竟然有能力常用出租车而得骑自行车，一代国家科技栋梁退休后的日子就是如此。

淮海路茂名路口的国泰电影院是我青少年时代心目中最好的电影院之一(还有不远处的艺术剧场，我家附近的衡山电影院)，正有俄国电影展，我想抽时间去看，后来一直没有能去，是此次回家的遗憾之一。

在南京路去了梅隆镇广场，是不是就是WESTGATE MALL我没记清，反正是或都是全新的时尚中心，很西式很洋派，各类名牌价格要高过美国，还有在美国不常见的欧日名牌。黄家沙是每回必去的点心店，仍旧是国有企业，很脏，但名气仍在，我要的是(抄菜单)蟹粉小笼，干煎臭豆腐，三丝鸡鸭血汤，蟹粉烩丝瓜。

再转到长乐路锦江花园对面的时尚店中心，名称忘了，又是很时尚。对面艺术剧场的名称现已改回解放前的兰心戏院，很俗气。我到上海很喜欢搭地铁，这次发现比过去拥挤得多了，也许是当局通过电脑对地铁客流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使运行更经济。想起当年我刚来美国时，飞机常是空空的。有次从东京返回上海，机上只有四五个乘客，比乘务员还少。九十年代初赴美国几个地方求职面谈，晚上或周末的航班也常常是寥寥几个乘客，那时乘务员服务态度很好。现在，尤其是在911后在美国乘飞机，从进入机场时开始就是受罪，大家都有体会。

晚上在妹家吃便饭，有烧鸡腌鹅煎小黄鱼炒豆腐狗蹄头草鸡汤，简单明快，其味无穷。夜游淮海路，美女并不如云，很多大商场如百盛中心等都灯火辉煌，整条街灯红酒绿，但看得出商业竞争很激烈，而且激烈程度已使购物者麻木，也对逛街者失去了吸引力和魅力。

星六

上午拜访七八年不见的两家朋友，中午在虹桥人家吃饭，抄菜单：冷菜有烟熏蛋，咸蛋黄豆板酥，四味牛百叶；热菜有炆腐竹鲜菇，水晶虾仁，素蟹粉，蚝油牛肉，三鲜竹筴，糟溜银雪鱼，干贝鱼虾蟹羹，上海炒面。味道都很好。

兴园饭店是上海西区的又一RAMADA名下的新饭店，晚上妹在此为我家三代返乡宴请众多亲属，抄菜单：精制八冷碟(具体记不住了)，热菜是：白灼游水虾，黑椒牛仔骨，红糟炒花枝(糟应该是虫字旁一个春，可惜没法打出来)，京爆银鳕鱼；蒜茸蒸扇贝，芥兰炒腊味，菜远蜜汁蹄，丝瓜滑草菇，炸烹鲳鱼丝，蒜香里脊，清蒸黄鱼，清炒米苋，菌菇老鸡汤；再来美点映双辉和锦绣水果盆。只顾向多年不见的长辈问候，味道全忘了，或许根本就没吃。

星日

体育中学同学聚会日。中午由同班同学李荣华在鸿瑞兴宴请我家，抄菜单热菜是特色自制面巾，米苋，油焖竹笋，地三鲜，老干妈臭豆腐，风味蒜香骨，特色小炒皇，香酥孜然小牛肉，水晶虾仁，闷煎黄鱼腩，野生鲟鱼；冷菜是香干马兰头，银丝芥菜，香糟毛豆，白切肚尖，农家白斩鸡，美味烤鱼子，沙律烟熏鳕鱼，还有回去少不了的青岛纯生啤。

说一说不经意发现的新鲜鲟鱼，这是我母亲的最爱。鲟鱼由于被过量捕捞，愈来愈稀罕。我过去孝敬母亲，就是买新鲜鲟鱼回家，供老人家清蒸，据说鲜美无比。我从来不沾筷，嫌河鱼腥，我喜欢海鱼没刺骨，有咸味，最爱鲨鱼肉蟹醋。谢谢老朋友，我母亲这次回上海能一饱口福。

下午逛小商品市场，眼花缭乱，忍住没有开戒购买，不但是怕买了太多带不走，而且还怀疑质量是否有问题。晚上在家附近的俏江南饭店请同班兄弟姐妹们聚会，光临的有女生张蕾姚方方许蕴中罗蔼龄徐文霞，男生有李棠华郑郁文吴圆形，希望每年能聚。抄菜单冷菜是蒜泥腰片，笔筒色拉，晾衣白肉，碧雪凉瓜，鸡丝凉粉；热炒有江南鸭卷，陈皮干妈鲫鱼，糊辣虾，酸菜鱼，姜椒爆鸭丝，陈皮嫩牛柳，清炒什锦蔬菜，鱼香茄饼，粽子，五彩肉碎什菌，东江干贝豆腐，喝木瓜汁和青岛啤酒。菜做得相当漂亮，但是味道一般，作料也嫌欠份量，比如糊辣虾中的虾又小又干瘪，像讨饭一样。店方是省了钱，但名气肯定受影响。

俏江南饭店源自北京，在上海有三四家，每家装潢布置不一，中西不一，很有吸引力。听说俏江南计划打入北美市场，希望他们成功。我家附近的那家专做领事馆区域的生意，所以是中式浅绿色调，进门室内长廊是小溪流水和竹林，开放式厨房，上下两层。我们同班兄弟姐妹九人正好一桌，还有美领馆和上海法国文化年的法国时装表演男女的另外两桌。好事多磨，外面下雨，餐厅天花板隔层漏雨，把经理吓得够呛。如果我是经理或业主，早就免了这几桌的餐费。

第二个星期的星一

早上出门怕挤，犹豫不决，家妹告诉我，上班匆匆，人流穿梭，是大上海早晨的一道风景线，不看白不看，还蛮有幽默感。二十年多，久违了上海类似纽约街头的上班大军，我随流而去。路过水果批发市场，五彩缤纷，杨梅也刚上市，一定得尝尝。十几分钟的步行，已是灰尘满面，到办公大楼的大厅等候电梯，领略到上海白领中有好多外地人和外国人，手中拿着皮包小报早点，也有送花或快递的，和美国没有什么两样。

朋友海归已十多年，介绍我委托一家多媒体公司为我设计一份材料。那家公司在东安路，旧地重游，我家曾经在那有一套房，我女儿就是在那出生的。多媒体公司设在一栋民商两用的大楼里，很简陋，但收我的费很贵，我还纳闷朋友是不是搞错了。多媒体行业投资不多，就是电脑和办公室，主要进行媒体广告设计和编排，市场竞争也激烈。

几年前我还夸口能将淮海中路衡山路复兴中路西路上的每宅每店按门按户地报出名来，因为我在这里出生长大，上学运动，交女朋友等。现在已不敢冒失了，衡山路变得最惨，像个暴发户，淮海路越发商业化，复兴路自襄阳路以西还保持一定程度的原样。

淮海中路上有四个书店非去不可，它们是瑞金路附近的书城，小而全，但文化质量有待提高；原来上海社科院边上的三联，小而不全，文化类书的质量可以；陕西路地铁站内的季风，小而精，网上也有很多褒扬；还有我家隔壁新上海图书馆的书店，小而乱，但有可观的外地出版的书。复兴中路原来的上海跳水池已被废弃，据说是有官方家人拿去开发了。对面红砖弄堂口有个小店，专售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都知道，主人对市场很熟悉。

星二

我对水族馆很感兴趣，也游过美国好些大大小小的馆。浦东上海海洋水族馆令人想起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那一家，馆内安排得恰当，但种类欠少。说简单了，就是淡而无味，参观的人寥寥无几。

回去好几次，竟然没有去过东方明珠，我问女儿去不去，她否定，理由是东方明珠太丑陋了，她曾去过一次，完全没有兴趣。说也是，无论从远或近，怎么看，东方明珠都很土，一点线条也没有，如果是在近处，更是不伦不类。我们去浦东最大的商场正大广场(英文名SUPER GRAND MALL)参观，里面单是饭店就占了两层。有几个餐厅的座位濒临黄浦江，可以在就餐时看一眼风帆或轮船，以及浦江两岸的建筑物。上面说到的俏江南在此就有一家，眼光不错。

一定有朋友还记得南京路上昔日的重装和工艺美术商店，被重建后称为新世界已有好些年。由于地盘贵，商场非常拥挤，令人却步。不过楼内有一家称为“一茶一点”的连锁店，据说也是港台之类地方的人开的，相当干净和合理。我有时很奇怪怎么受人欢迎的餐饮处好像总是由那些人开的？顺便说一声，我要的是过桥米线，我女儿吃的是蟹斗，味道一般。不过我领教了一个听来是常客的女人对服务员的百般刁难，嫌这嫌那，左右不是人，不就是有几个小钱出来吃个小吃么！这个世道，人人都不能没有钱，可有些人特别不能有钱。

好久好久没去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那一带了。上次是晚间去上海大剧院看曼哈顿芭蕾舞，看了二十分钟就逃出来了。倒是剧院造的可以，就是剧场附属的厅楼太小了一点，可能又和地盘贵有关。这次在人民公园小转一圈，告诉我女儿今昔的变化。那里的地下香港广场还真是有香港味道，店小商场拥挤，和地铁连在一起，没有吸引力。过去的人民广场已变得很小，造了大剧院博物馆和规划馆等大型建筑。

1966年(简直不能相信那是近四十年前)，我们五十一中学(即位育中学)男生和市二女中女生作为仪仗队彩排了最后一次国庆游行。那时好像人民广场很大，我们彩排了多次。每次夜间彩排解散后，大家一起骑车去吃小馄饨，生煎包或阳春面，同时评论刚注意到的邻校女生，好不兴奋。文化革命开始，代表全上海中学生列队行进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不久就卷入混乱，各奔东西。记得我们是红翻领运动衫白卡其长裤持红旗，女生是白翻领运动衫黄色超短裙持向日葵，很是壮观。

上海新村的家已有多多年没去了，现在已没人住而空关着。尽管地段是最黄金的，而且在美日领事住宅之间，毕竟年久失修，我回去都不愿住。这次是去瞻仰一下父亲的遗照，顺便去上海图书馆书店转转，过去几年回去常在那儿买书，有些营业员已认识我。

晚上在大学海归朋友家全蔬宴，很合胃口。茄子，番茄，洋山芋，米苋，辣椒，茭白，还有其他没记住的蔬菜，我老羞面皮吃光最后一盘并最后一个锅铲。席间受托想动员另一同学和其太太一起去美国帮助经营生意，没有成功，可见国人的生活有多舒暢潇洒。

星三

承大学海归同窗好意，我和女儿搭他车去浙江，一早在宜家家具店门口等上路，很是兴奋，因为从来就是火车飞机，没有从上海开车去过。一路上开尽了眼界，真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

直通上海和宁波的杭州湾大桥的工程路桥已建成，但是不通车。正式完工后，杭州湾大桥将是一个壮观。那时上海到宁波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可真是方便。沪杭公路经过的地方，有些是过去在中学或大学时下乡劳动的地方。比如松江，枫泾等。想起那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很亲切，特别是我们中三第一次秋收劳动在马桥，是班主任谢志敬老师带领的，前年校庆没有见到他，希望他还健在。

进入浙江后沿途都是三四层的楼房，而且都带有电视塔尖似的东西，不知是避雷针还是电视天线？我们车到目的地，是一家美国制造商在中国的工厂，好像不是很忙。东道主很周到，让司机小周开着福特面包车带我和女儿游览。女儿不食中式早餐，我们只得先去当地唯一的咖啡厅填一点肚。店名忘了，和在国内很多中小城市见到的一样，装饰模仿浮华实质简陋，没有创新。

我们沿甬江，直奔七千年前就有人类生活的河姆渡人类遗址博物馆。去参观一定要摆渡，用的是手摇水泥制平底船，江流不太急，故没有翻船的危险。大概也就是五六分钟的样子，就到对岸。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不知是如何摆渡的？岸边有一条破船改的饭馆，扯着一面又破又脏的“食”旗，很败落的样子。还有若干草狗在觅食。我似乎又回到了中国农村的现实中。

展览馆里有霉味和烟味，很陈旧，除了收门票的，竟然只有我和女儿两人在参观，。纪念品店里连一张博物馆介绍也要卖钱，无论中外，我是第一次碰到。馆外的人文考古园做得很不错，象一个先人的村落，游人可以走进草棚，看里面先人的模型生活景象，有耕作，渔猎，纺纱，家庭，繁殖等场景，真的很有意思。

回到渡口等船，坐在大块岩石上，望着波动的江水，遐想几千年前的古人类生活。尤其是我竟然要在中午十二点正约好的时间，用手机和在中国北京的美国商务部官员就一谈论了很久的职位问题联系。因为正值中美商务谈判，大批美国商务部官员在中国忙碌，双方日程互相错过，这件事从华盛顿推到明尼阿波利斯，再推到上海，再推到北京。当这位曾经在中国

南京留学并参观过河姆渡的官员知道我因为行程安排的原因，要在河姆渡渡口和她通话，惊讶不已。我告诉她我不得不得这个职位无所谓，但是双方所在的不同场合，通讯方式，跨国性质，融合在这七千年前的人类遗址环境中，我将终身难忘。

下午我们在北仑公路上饱览浙江最富足地区的风光。公路并不宽，但是很精致，尤其是路边的绿化简直没有话说。想起多年前在从广州到香港的公路旅行，看到的尽是污染和厂房，很灰心。北仑是一个特建的货运港口，公路很平但有致命问题，每过一段路(大概一两分钟的样子)，会有断层，车会狠狠地颠簸一下。司机告诉我这是因为建路时没有将路基打结实，现在后患无穷。

去舟山群岛，得从白峰渡口乘大型摆渡轮到定海码头，近岸海水是黄的，渡轮不拥挤，下层是汽车渡轮舱。我顿时想起挪威，瑞典，芬兰和爱沙尼亚的那几次跨海渡轮的翻船事故，不会轮到我的吧，尽管已是夏天，水还是很冷的。和平时期的舟山军港，好几艘驱逐舰护航舰，登陆舰和海军货船都静静地泊在那里，没有一点动静，舰上人影全无，真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傍晚路经慈溪余姚宁波等到达最终目的地。小时街坊邻居中有很多来自这一地区的人，有时听他们讲家乡的风土人情，几年前也在这一带旅行过，但是变化仍是和上海一样惊人。当时在宁波住的最好的酒店和如今这个小城的大酒店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据说这里每年的经营额是一个半亿人民币，这样一个公家的大酒店由市长的兄弟接手包干，真搞不清是不是抢劫。大堂和客房的布置毫不逊色于任何大城市的五星酒店。

在大堂用茶点，得到新认识朋友一本介绍浙江现代画家的画册，好不欢喜，带回来珍藏。浙江人风优雅，书香气质融汇，是无所事事的好地方。东道主订两个房，我们父女两住一间就可以，退一，情领了。晚上扞脚，足浴，还带女儿在酒店游泳。一夜没有小姐电话打搅，可见酒店的正宗。

晚饭是和十来位当地制造商相聚，下榻的酒店就有阿一鲍鱼店，本人不喜欢鲍鱼，可能扫了在座的兴。我忙于和每位客人交谈，基本没有吃什么，也不知下列菜肴的味道。抄菜单：冷菜有海蜇，带豆，桂花肉，凤爪，菜瓜，鹅肝，盐水毛豆，卤鸭；汤有菜胆鱼翅，盐水野生河虾，广式东星斑，大头菜干烧肉，螺丝，盐烤土豆，日本小瓜炒咸肉，韭菜煎豆腐，生炒油菜心，锅烧牛仔骨，瓦罐汤；面食乔麦馒头；喝张裕解百纳红葡萄酒，橙汁，苹果汁，酸奶；还有水果等；女儿不吃任何一样，只得另要牛柳扒，据说扒的不错。

星四

每次回国，都费尽心机找没有油酥的只带芝麻和葱的大饼，结果在这个酒店的自助早餐时终于笑了，一连吃了三副大饼油条，过瘾。酒店和带小山的公园融合一起，早上游人不多，稍微走了走，很舒服。

久仰海宁大名鼎鼎，先是观潮，后是皮件城，据称是中国第一。一路很顺利地到达以皮件城为中心的市区，果然名不虚传，大大小小，各种价位的皮件商店集中在两三个大商场里，每个商场有五六层高，业务竞争激烈。中午在一家看上去还干净的饭店吃了土鸡煲和茭白炒春笋，鲜美，后者尤其是我的最爱。喝当地出的石梁牌啤酒，我觉得是喝过的中国啤酒中最爽口的。路经海宁市府大楼，很醒目的高大建筑，楼体中间还是空的，象凯旋门似的。

下午去杭州，已有七年没有来了，从高速公路上看下去，真是未曾相识。带女儿沿西湖漫步，在万湖之邦明尼苏达州住惯的人，对西湖已不会有任何惊奇或兴奋。倒是西湖边上闲散的人群在那里海阔天空地大声嚷嚷，令女儿不解。我们搭了电瓶车绕湖转了转，花港观鱼，雷锋塔。然后请船工摇我们到几个老景点并到新西湖一游。船工能说会道，四十来岁。在新西湖的杭州丝绸中心下船并参观了商品陈列室。

天已晚，搭出租到国营楼外楼饭店，我不知何故特别钟情国营饭店和大排档。楼外楼的名菜是炸响铃龙井虾仁醋鱼叫化鸡老四篇，不用看菜单，闭眼就点：极品西湖啤酒(口感一般)，精品醋鱼(一般)，精品龙井虾仁(一般)，精品叫化鸡(一般)，清炒豆苗(居然是小豆苗，不值钱)。餐厅里有点闹轰轰，我是习惯了，无可抱怨自己同胞的方式。饭后和表哥访问住老浙江大学的二伯和表姐，一路领教杭州夜市。

星五

早餐就在下榻的酒店，我用三个碗盛豆腐花，牛肉皮蛋粥，酒酿园子，再加两个杯子的清茶和桔汁。女儿奇怪我如何能喝下这么多流汁的，我告诉她，和昨天的大饼油条一样，无论干湿，只要喜欢，就拼命。

酒店很干净，浴室里竟然还配置神油(外表很像万金油)和避孕套。起先我还不知道，女儿说蚊子咬了，我想起在洗脸盆边有草盘放着万金油小瓶等，拿来一看，原来是神油，还有详细的说明。同样，下面大堂礼品店里有写真集出售，好像是浙江艺术学院出版的。真是一个愈来愈色的消费社会。

搭出租车到六和塔，有二十多年没来了。共十三层允许登七层楼，俯瞰钱塘江，烟雾渺茫，浩浩荡荡。想想人生真如登塔，有无止境全凭个人的意愿，有时爬到最高会有茫然若失之感。下面有多家礼品土产，还有地方喝一碗西湖藕粉。请司机在最老的钱江桥来回兜了一圈，问他知不知道文化革命时在钱江桥上为排除路障被火车撞死的烈士，他不知道，其实我也忘了那位当兵的姓名。司机把我们送到市中心的最大丝绸店，东西不漂亮。

再回酒店结账后吃个饭，顶层餐厅虽然不大，但是布置得蛮好。餐台有一陶瓷水盆养一小乌龟在游动，每个餐桌都放一支新鲜的野百合花，黄带粉红，绿叶衬托，很是典雅。记忆中沪杭线上一路江浙田园已不复存在，只是在途中仍有绿色的乡野碧水出现。随身的人民币用完了，在火车上买纪念邮票还得和人换。回到上海站，就觉得乱。女儿竟然和我一起挤地铁，我说她能自己上下的话，就从中国最拥挤的“城市轨道交通大学”毕业了。她果然没有让我帮忙，硬是挤出了下班时穷凶恶极地赶路的人群。

晚上重归多年前提到过的保罗饭店，现在比过去更是乱哄哄，拥挤依旧。坐在里间竟然会被大厅里的连续不断的劝酒声搞得没兴致吃饭，所以连菜单也没记下。

周六

看了很多女孩在中国照的像集，女儿要照艺术照，我独个畅游淮海路的书店和食品店，每一家都是似曾相识。本次重归沧浪亭，已是接连第三年让我失望，尽管一再关照要硬面，端上来还是不行。晚上在朋友家家常晚饭，咸菜豆瓣酥是久违了的最佳肴，回味无穷。

周日

一早乘地铁到新站，软席候车室比过去干净多了，但是一片灰黑的坐椅，没有丝毫的美感。搭的是中国最新型列车，很宽敞很舒服。随手摘来两句服务口号，还蛮有意思：“旅途有终点，服务无止境”，“服务质量是我们的生命，旅客满意是我们的追求”。途中偶遇中国女网新兴选手孙胜母女，中国的独生子女，每个母亲都是捧着当心上肉，宝贝非常。刚出车站，就有人直接直截了当地问“女人要吗？”我觉得中国人民真是伟大。抽空去丝绸研究所采购，品种比杭州的多，也很精致，可以用美通卡，很方便。

苏州市的外办约我讲一讲中学生赴美留学的问题，还在大门口通栏红幅欢迎，我真是无地自容。中午在金陵人家大酒店便饭，抄菜单：咸鸭蛋毛豆鱼，桂花糖藕，盐水鸭，香油芦笋，盐水河虾，清蒸白鱼，丝瓜毛豆，茭白炒春笋，纯菜汤。

下午全场爆满，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一再拖延，可怜天下父母心，全是为了子女的前途。等我赶到长途车站，几乎耽误我回程的班车。这里的长途汽车很方便，车站很大，可惜车上还是比较脏，好在一路饱览江南水乡景色。从华东师大一带进入上海市区，那下班时间的路上简直是拥挤不堪到了令人恶心得程度。

在徐家汇长途站下车，直接出租赶到浦东的贵州餐馆黔香阁，抄菜单：家乡坛泡菜，怪鲁花生，红油米豆腐，凉拌折耳根，遵义香牛肉，宫保魔芋，上汤西兰花，时蔬窝蛋，折耳根腊肉，小米渣，清炒滑子菇，风肉土豆饼，黔香风肉，红烧乌江鱼，牛打滚，花溪牛肉粉，西瓜汁，张裕解百纳红葡萄酒。中国南极考察队长作东，菜是贵州味道，不太习惯。我对科技教育工程专业人士非常敬仰和崇拜，在座有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和3M公司新派上海技术负责人，都是我明州多年的老朋友和社区排球队友。

国内的朋友有他们的兴趣，时间久了，国外的朋友回去就觉得有点不入伍，所以现在很多国外的朋友常一起回去，组团游览，共同话题还多一点。

第三个星期的周一

上海俗话有“息歇”两字，即息一息。我忙了几天，就想利用回程采购来息一息。妹妹家小区门口有一位先生每天下午起摆摊片摊，机动灵活。我就将采购单给他，全是中国和欧洲的电影片。他搞到后就送到我妹家，很方便。有时他会硬要劝我买他认为好看的片子，有时他会塞进几张重复的片子，时间久一点，他才搞清楚我要的是法意德俄为主的片子，可惜确实难觅。

晚上在建国西路的宁波人家和朋友聚会，吃的是改良了的宁波菜，放的是旧时的靡靡之音，抄菜单：糟猪肚，十八鲜，金牌沙律鲳鱼，招牌飘香鸡，清汤甲鱼，椰皇咖喱黑鱼片，麦香银鱼凤尾虾，小尖椒炒牛肚，扁尖笋粟米炒虾仁，冰淇淋汤圆，两面黄，百合汁。

星二

除了为我弟移民签证准备材料，就是朋友亲戚来访。下午带女儿从常熟路开始，路过襄阳路市场，小贩兜售不厌其烦。小坐星巴克，看路人来往，到万兴食品店采购，回来请司机路经位育中学时小停，让女儿看一下老爸在她这个年龄时因为政治动乱而不得不离开的学校。

喜欢音乐的朋友都知道复兴中路汾阳路音乐学院附近有几个卖音乐碟片的店，可惜现在那家最大的已经没有多少欧洲古典或浪漫音乐的挑选了，还有几家小的已不在了。更可惜，汾阳路交通很拥挤，带来灰尘，噪音，和浑浊空气，令人特别疲倦和困扰。想起那时在51中上学时，后来文革时，再后来正常时，以至开放时，那一段路一直是少有的干净清爽典雅。

星三

儿童节小雨，到港汇的新华书店买到“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文简体字版，其英文版是从英国订的，现在上网订书很方便，想起我到美国后邮购的第一本英文版书是“上海生死”，那是写信从英国订购的，很多人都知道这是讲的乌鲁木齐路近原常熟游泳池附近那陈姓人家的文革故事。我从外地回来看到报道1421作者已在上海书店为简体中文版签字，今天便去书店社科书柜台询问有否简体中文版，负责此柜台的专门人员竟然不知有此书，也不知道中文版已到，还是我自己找到的。

中百六店是我过去在梅隆上班时每天由26路无轨电车换50路公共汽车的地方，每次回国总会去转一转，一两年前还是比较平民化的商店现在也趋向精品地位移动，但是和周围的其他商场相比，还是价位低一点。

晚上过把网球瘾，带女儿去2004年雅典奥运会网球女子双打冠军教练王良佐家，在他居住的小区球场练习。

星四

天开始有点热了，中午在衡山小馆，由位育同班女同学们作东再聚会，抄菜单有：葱油鸡，西洋菜汤，虾卤花腩，盐叉虾，咸蛋肉碎芥菜煲，京葱牛柳，卤水豆腐，烧鹅，叉烧，卤水金钱肚，卤水鹅片。

每次到衡山路，总有老家被玷污的感觉。尽管常有人称赞那里如何洋派，在我眼里，如今的衡山路如同一个既土又崇洋的暴发户。同学们想一起去淘音乐片，西藏路的那家已关掉了，据说搬到港汇和交大之间的一条小路上，大家兴冲冲地赶去，再度失望，又搬走或关掉了，也没个交待，可见好的音乐在一个极度商品化的城市里立足有多困难。不得已，再游港汇新华书店。

回去路上，还是噪音和带汽油味道的灰尘，非常的难忍。想到很多朋友在商量是否在上海买房，我想污染是改不掉的。听很多上海人讲，现在要买就要买到浦东靠海边的地区，据说那里现在还是5千一平米，等磁浮列车通了，就会猛涨。

星五

浦东国际展览中心是上海最新的此类场所，建筑得可以，不张扬也不小气。今明两天在此举行“国际品味品位展览会”，不售票，上海人说起来是“浪头大”。我带女儿去转了一转，里面内容杂乱但布置得不错。有瑞士比利时荷兰等国的银行在兜售秘密帐户，有加勒比海国家的中间商在兜售海外公司注册，有美国咨询公司在兜售美国投资和移民，有新加坡英伦加拿大房产公司在兜售豪华公寓楼，有欧美公司在兜售75-100英尺的高速游艇和几种名牌汽车，还有奢侈品如瓷器咖啡银币等，反正是想吸引发达起来的中国人的购买力，也真有不少人有兴趣。

出来后带女儿在海鸥舫饭店吃饭，说也怪，我中意的都是仍旧由公家经营的原来的名牌店，比如王家沙还有杭州楼外楼等。海鸥舫是原来在对面外滩游客码头的的一个名不经传的临江小店，我96年回上海还在那里吃过饭。现在搬到浦东，规模大了很多，楼下是礼品商店，楼上有二三层是饭店大厅。临江一面可以看到黄浦江最热闹一段江面的来回船只，很是怡人。抄菜单：烟熏鲳鱼，酸辣菜卷，咖喱炒饭，鲜笋虾饺皇，广式小笼包，椰奶，西瓜汁。饭后匆匆赶回去，为了避免上下班时间的堵车或拥挤的地铁。

傍晚再过把网球瘾，其实是想让女儿多有机会被指点。晚饭由王教练夫妇作东，在附近的涌金楼吃饭，他女儿也是网球好手，过来聚一聚，抄菜单：迷你醉花生，深海海蜇头，台湾冰茶鸭，枣香栗子，咸肉娃娃菜，水晶虾仁，黄金玉米烙，糯米蒸童子甲鱼，油炸臭豆腐，梅菜扣肉，特色鱼头王，黄山贡菊，椰奶，橙汁，三得利超爽啤酒。

星六

上午陪明州刘哥逛万人体育馆底层的华联超市，推荐了一批又一批的上海食品。已经快回美了，我好像时差还没调整，困得睡了一觉又一觉。

晚上妹妹作东在浦东海运大厦旋转顶层海神诺亚特饭店全家吃饭，父亲退休前就是为此大厦的业主上海轮船公司服务的，我觉得这个豪华的大厦的每块玻璃都有我父亲的身影每个框架都有我父亲的心血，我好像看到我父亲身穿笔挺的船长制服顶天立地地贯通整个大厦。

饭店布置很好，稍暗了一点，餐桌器皿摆设花卉点缀完全可与美国高价位饭店媲美，旋转厅俯视图下去，就是黄浦江夜景，夜色遮百丑，江上流水在灯光下荡漾，浦江两岸一派灿烂辉煌。还看到有个洗浴店用探照灯往上打着其巨大的古典圆柱大门，直冲夜空，真是糜烂透顶。

我特别欣赏饭店挂着的大幅系列花卉水彩画，标价也蛮高的，经理说画家本人不在，所以无法洽谈。进餐有一名很年轻的女歌手伴唱，由她的两名钢琴大提琴手伴奏。和在其他类似饭店的经验一样，每个伴奏伴唱的组合都很偷懒，常常是表演10到15分钟，然后就消失30到45分钟，我觉得应是倒过来才是正常的。

周日

师大同学在静安寺久广8层(过去第九百货公司对面，现称九百广场)聚会，我们的老师胡毓渊教授也光临，神采奕奕。胡老师专授世界经济史，中英俄法日德，六语进发，是我大学时乃至今天的偶像。这是题外话。1421刚出版时，我本来想翻译，因为家父终身从事航海业而且当时还健在，可以帮助我，为此还寄了一本原书给退休后从事翻译的胡毓渊教授征求意见。

在座翁同学教授同济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等课题，他告诉我们其实就是风水，并谈到他在全国各地为已富有起来的那批人服务的故事，其中包括他在浙江宁波附近画家陈逸飞宅邸看风水的故事，说是其宅邸所处环境有山有水但更有凶险，我听得汗毛凛凛，信不信由你。

下午到海龟同学的办公室办事后再过把网球瘾，小区的网球场由一位江苏队过去的网球运动员承包，据说生意不错因为现在网球比较受欢迎。还碰到上海网球老将许梅林和现任上海青年排球队主攻手何静。

晚饭挑选港式咖啡厅，土洋结合，可以照顾我和女儿的不同选择。王教练再次作东。我们要的是二个煲饭(牛肉榨菜，腊肠)一个炒牛河一个牛排一个云吞面。

第四个星期的周一

苏州外办再次约我，我顺路去昆山拜访朋友父母并尝试久闻的奥灶面，最好的一家是国营企业，我接连吃两碗，面条本身很不错，鸭汤略带甜味，是苏锡一带的习惯。下午在苏州再和外办的客人谈事务，然后去足浴和扞脚，每到这些地方我会记得历史上古罗马帝国崩溃前奢侈至极民风日下的情形。

周二

回美行李准备进入倒计时，大批的书和碟片干脆放在厚纸板箱，因为怕超重又怕晃动，就买了一大堆紫菜填补空隙，觉得是个好主意。中午带女儿去吴泾的马场骑马，现在过浦江有六桥四隧道，比起小时候去父亲船上玩时不知要方便多少。辉煌马场位于三林镇，中学是来这里下乡劳动过，如今全是乡镇企业，车子不宜快。

下午回到南京路，由好奇心驱使，去肯德基试试，生意很好但鸡块比在美国还象棉花渣，原味和脆味的都不行。女儿要理发，美发厅从装饰到接待人员到理发师都很前卫，我觉得到了同性恋的彩虹世界。随后到徐家汇太平洋下的锦汇超市买东西，和华联对比，稍小但东西精一点，布置也很不错。

周三

行李都准备好了，又是六个大箱，全是食品衣物书刊碟片。中午在川江食坊和朋友小聚，上醋腌豇豆，水煮桂鱼，虾仁等。下午在港汇下面的华联作最后的采购。华联的特色是根据不同的地段和顾客对象来安排商品的内容，所以到不同地点的华联，你会看到全然不同的布置和商品陈列。买了一大堆熟食，肚子饿时看看什么都好吃，但想象中好吃的家乡食品常常会大失所望，可能是离开时间久了，已在他乡培养了不同的口味。

周四

浦东机场美国西北航空公司柜台的上海雇员已很多年没有变动，我都能认出几个熟面孔，想想现在国内外已联成一体，为任何老板工作都不容易。一路阅读回美，到明州海关食品检查，翻了好久翻不到违禁品，硬说我女儿带的密封狗食袋里有动物油配料，我就让扔掉了。我也撒无赖，我说你把我行李翻的一塌糊涂，我无法重新装箱了，她没法就替我全装进箱子。如今的旅行已成了累赘。

浙江河姆渡古人类生活遗址(瞿德霖)



俏江南1966年中三(8)班部分同学聚会:
左起女生张蕾 罗嵩龄 许蕴中 姚方方 徐文霞,
右起男生吴国彤 李棠华 郑郁文

硬席和软席候车室的区别



通告

陳文喬先生逝世



紐約柯捷出版社創辦人陳文喬先生因癌症於2005年9月6日早晨5:02在寓所逝世，享年五十八歲。

文喬先生1947年1月7日生於北京，同年隨家移居南京，1949年全家定居上海。文喬祖籍湖北浠水，祖父曾壽先生為清末民初著名詩人及書畫巨匠，父親邦直先生亦精藝文丹青。文喬母親毓菊英姓愛新覺羅氏，清宗室後裔。文喬幼時就讀於上海理志小學及位育中學，畢業後因家庭出身問題失去讀大學機會，被分配至汽車齒輪廠當工人，直至“文革”後，以高中學歷，直接考取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就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後留所從事研究。1985年文喬來美，入紐約市立大學，習生物化學，得博士學位。在美國某藥物設計軟體公司任職多年。2000年，文喬與夫人曾璧華在紐約合力創辦柯捷出版社，專心致志拓展文化出版事業。

文喬秉賦卓異，且孜孜向學，是以理工領域既有傑出成就，文藝造詣亦複可觀。他天性耿直，性情溫和，凡與之往來者，無不欽敬其人品德修。他的出版社以“替普通人出書，為平凡者立傳”為宗旨，五年來堅持一貫，不改初衷，共計出書近八十種，即使沈肩纏身，病痛難忍，但見好稿急稿，一概奮不顧身，準時實現作者的急切心願。

文喬與夫人，琴瑟和諧，鶼鶼情深，故爾在事業上得以戮力同心事半功倍，在病中能得到最好的呵護與照顧。璧華夫人溫存聰慧，既是文喬的良伴，又是事業的傳人，五年來在文喬的言傳身教下，於出版業務每個環節皆能得心應手，可望繼續推進柯捷事業，遂使文喬無憂無憾，安詳仙逝。文喬與夫人育有一子名天驕，已成年，性敦厚，事父至孝，是具有中華傳統文化淳風美德的移民青年。

文喬親屬遵從他的遺願，不舉行大殮儀式。經友人與文喬夫人商定，擬於適當時日，舉行聚會，以抒發對文喬的悼念與追思。近期文喬朋友自動發起募捐，為出版文喬紀念專集籌資。

團體：文心社、位育中學校友會北美分會

個人：孟絲、王士英、吳康妮、黃一知、冰子、韓秀、丁中德、張方晦、陳娟娟、吳興祿、程蓓莉、高伐林、季思聰、黃翔、雨蘭、龔濟民、方仁念、梓櫻、劉水旺、劉洋、李寧、濮青、張曉蓓、洪鈞言、魚訊、新民、施雨、鐵風、楓雨、夏雪、非馬、山石、李兆陽、章平、幼河、陳洪金、西梅、馮新華、思月、湘女、依欣、張祈、吟寒、童慧琦、艾華、欣桐、枯荷雨聲、粒子、冰清、林風、悠彩、友明、張宏、戴興德、趙天宇、陳葆珍、趙少靈、王淑華、陸大洪、唐偉倫、張梅、婁祺章、陸怡、傅正明、張國平、羅申逸、蔣青、杜瑞瑞、陸俊傑、張文瀾、丁琢如、顧曉悅、王建光、張健儀、賴建平、金麗英、王小保、姚以珍、徐峻、邱勳歐、張元沖、莘華、顧曉芳、黃明祥、範建偉、姚建平、周啓博、周翠珍、丁麗娜、胡安寧、王家斌、宓哲新、陳且麗、李忠明

文乔还是走了。上海，纽约的手术和化疗，资深中医的特色方剂，夫人衣不解带的悉心照料，亲戚，朋友们争相提供信息和主意，日夜揪心地祈祷，这一切还是未能斗过凶恶的癌魔。文乔兄终于离开了我们。

我与陈文乔兄早年在母校时，就一起为校刊黑板报「钟声」工作过。「文革」中我下乡返沪后，在同学圈中被他的魅力所吸引而熟识起来。自此过从甚密。来美国留学我们又都读化学系，直到这几年还一起在美东为编辑北美校友会会刊「钟声」合作。他是我一向最重要的益友良师之一。虽然是有所预料的，但得到消息，心里还是象被掏空了似的。

老朋友们所熟悉的文乔，首先是个在科学技术上醉心于不断求索的科技慧才。同届的中学同学和老师一直记得那个“聪明，灵活的小个子”，但学业杰出的他因出身不好在文革前未能进大学，而进了工厂当工人。他积极钻研技术搞革新，同时发愤自学科学且带动周围遭遇类似的朋友蔚成风气。到文革末期时他已是温元凯先生为首的基本粒子研讨小组里活跃的一员。（记得那段时期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了薛定谔，知道了维纳和信息论，以及用意念治病的研究等等。）恢复高考后又直接考上中科院原子核所的研究生专攻放射化学。之后他曾在脑研究所参与张香桐先生等人研究课题的图象处理，也曾钻研过以仪器记录物理场变化来探索气功外气的物质基础的问题。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初建时他又在蛇口，参与首创了工业区的图书馆系统。来美国获化学博士后，因为所做的以计算机程序解读生物大分子核磁共振图谱的学位论文深受好评，他进入当时著名的化学软件公司工作。后来还几次组织美国科学家赴华为北大，北医大，中科院有机所等举办核磁共振技术讲习班。他的一些研究构想曾得到因高分辨率核磁共振法获199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恩斯特教授的赞许，认为很可发展。不论何时，文乔对当前新的科学思想和技术都很敏感，且能迅速掌握，可以很快钻进去抓住关键。他涉猎甚广又能通而透，还善于“发掘”问题的有趣之处，对科学追求充满了浓厚的兴致。每有斩获，喜悦之情常溢于言表。他的科学之路上也有不少坎坷，。不肯轻易屈就于命运的他坚韧地不懈登攀。有的“正面”一时攻不下的，换个“侧面”还是要攻。

文乔身上兼具的文人气质，让他一直还有个搞出版事业，以普及科学和留传人文思想的情结。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终于找到了施展身手的机会。他在离开化学软件公司，以及后来转售了他和夫人经营甚佳的毛衣厂，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技术创办柯捷出版社前后曾对我说：“五十岁了，总觉得该及时尝试些自己喜欢做的事了。”我知道他是希望能不以谋生为目的，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圆另外一个领域里的梦。结果，柯捷出版社克服了经验少，人力有限等许多困难，在短短几年里推出了高质量高品味的书六七十种，越来越受欢迎，（尤其受到纽约，新泽西“文心社”朋友们的喜爱，）脱颖而出闯出了小批量出书的路子。高伐林先生在「多维时报」对此已有精彩的报导。可见凡文乔的追求，只要不是客观条件不具备，他都能经努力而实现。我们位育校友会这本「钟声」会刊自柯捷接手后的三期，其可读性和观赏性也都较前大大提高。文乔又计划逐一采访，详细报导一些事业有成的校友，汇编成几本既是人物特写又具科普性的集子。他还几次回国探询与大出版社合作的可能性。他对柯捷的工作是如此投入，以致把书的图文编排，装帧，勘校，印制等每一环节都看成和作者一起参与再创作。有时因觉得自己的某个安排肯定能给书增添光彩，他会力劝客户改变原先的构想。要说柯捷的“利润”，那对于文乔和夫人的付出是不成比例的，但他们仍乐此不疲。因为他们的着眼点不是纯粹的生意经。我原也想经文乔之手为我母亲出一本书的，只是自己迟迟未准备好材料，现在只能怅然了。

所以文乔可以说是个文理通才或者“杂家”，他的头脑总在不停地思索着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和解决办法，技术上，科学上以及人文，社会方面的。他思路活跃，看事情常有独到的视角，时时灵光闪现。有时能把两件看似无关的事情联系起来，得出让人意外的结论。（比如在谈到信息的作用时他曾对我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讲生产资料的私有会导致生产的商品不尽符合社会需求而造成经济危机，其实这里重要的原因是以前资讯短缺不能及时了解社会需求。在信息充分发达的现代这应该不成为问题了。）以我之愚钝，不见得都很理解他想的问题，但他又善于看到事情特有的意义和趣味所在，能给人以启发和激励。一个问题经他看来，讲出来就变得特别有味道。每次见他，大半的时间里他总是兴奋地把一样样最近的思考，设想有声有色地告诉你。此时尤感其灵气横溢。如有合作可能的他更会极力促成，鼓动你说那件事情其实不见得如乍看那么难，是可以做成的。不

由你不被他的见解和热情所感染而跃跃欲试。有时讨论中听着你的话，他会凝视你几秒钟稍作斟酌，随即眉毛一扬，一个意味深长的灿笑之后吐出隽语一句，乍听只是绝妙幽默，其实往往是他独特的看法或对你的鼓励，让你先一愣之后忍俊不禁，再一想悟出了其中道理，被激起了兴趣和信心。这就是文乔特有的魅力和风采，相信不少朋友都有这种体验。与他交流不但每有所得，简直是一种享受。比较懒散的我常常想，有文乔这么个朋友在，以后随时可以向他这个“专家系统”请教各种问题，现在却成了遗憾。可以想象，若不是英年早逝，文乔还会为我们，为这个世界贡献出多少想法，做出多少事来！

文乔兄出身名门，母亲更是皇族一脉。当然经中国几十年的急风骤雨尤其是文革以后，家庭已处于社会基层。我与他过从的前后三十余年中，相聚大多是在他的两个家里。我忘不了上海永嘉路安亭路口那条弄堂1号底楼，那比亭子间还小的过道似的一室半，好象是我所见过的最小住家了，却是他和母亲，后来再加夫人和孩子的全部空间。也是他众多的朋友们最喜欢汇聚的地方。他就在如此斗室里求索学问，钻研技术（我曾经看着他在那里装成了他第一台没有外壳的电视机），与朋友交流切磋，纵论科学，激扬文字。文乔兄长我两岁，他的交游之广，远非我所尽知。但见他待人之坦诚热情，即使境遇不顺尚无成就，只要有能力有追求，意气相投者，相交之下惺惺相惜，便成了他的好朋友。我想后来柯捷“替普通人出书，为平凡者立传”的精神也是由此一脉相承的吧。（相对说来，对于在官方那里已经比较“红”的人，他为之“立传”的兴趣就没有那么大。）出国以后，朋友们往来的中心就是文乔在纽约皇后区那宽敞漂亮的公寓了。我多少次从芝加哥，费城前去请教都在那里蹭饭蹭住。世纪之交的那几年，文乔每当阳历除夕总在家里举办盛大的沙龙式派对。他各个时期结交的，各方面的朋友济济一大堂。大家边享用夫人璧华做的上海风味佳肴和小吃，边听文乔安排的专题漫谈，从专家讲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到邻居介绍在美创业经验。最后歌舞声中迎来新一年的钟响。何等盛况，何等温馨，只有文乔才有这样的凝聚力！今念斯人已逝，情何以堪！

这次结肠癌手术及化疗以后，文乔虽然也担心会扩散到肝脏，但他当时就跟我说过，癌症在他心理上的打击程度也不见得比当年未能上大学更大。即使最坏的结果发生，他也不会觉得有多少遗憾，因为这一生自己想做的事基本都做了，也享受了生活。我们老同学劝他休息养病，而他始终未放下印书业务，还去外州联系采访，化了大量心血去吃透几位杰出位育校友的科研项目，为我们几期「钟声」写出了详尽精准的报导。夫人说只有继续做些事他心情才愉快。查出肝区转移灶后，他反而抓紧时间做完了免费出版华裔女杰张纯如纪念文集这一重要工作。并在治疗的同时加紧教家人掌握柯捷的全部技术，直到实在没了力气。那时候出好书已经成了他最后的精神支柱，他说要不是这些书自己还撑不了那么久。在那样的日子里他还构思出一种新的汉字输入法，而且还有兴致吟出了「猴年马月歌」那样一首直面绝症，寄情言志的精彩长诗，这是何等的乐观，豁达和坚强。文乔兄病后的作为，说实话是有些出乎我们老朋友意料之外的。生死关头，一个人的精神才最鲜明地显现出来！按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一时之长短，也正因为估计来日无多，活一天就要活得从容潇洒，体现出自己的追求，为这个世界多做下一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

对于文乔，想说的实在太多，又觉得再多的言词也无法完全描绘出他这个人。文乔兄不是大名人，或许也不算有大成就，但他一生对科学文化的不懈追求，自主自强，精益求精，死而后已的精神，那种热爱的沉醉，思考的机智，阐发的趣味，鼓动的魅力，却在我们所有与他相处过的人心中永放异彩，影响深远！“他用他的生命丰富了这个世界”——王家斌校友说得多么好啊。一个生命消逝了，但有那么多的人如此深切地怀念他，仅此即足以说明他人生的价值了。

文乔走了。但我觉得他依然近在咫尺，就在我们周围，不过是在他心向往之的理论物理学所描述，我们无法触摸的高维空间里，继续向我们微笑着侃侃而谈。给我启发，让我惭愧，激励我再努力。文乔兄，我们只是暂别而已。小弟我今生以曾是你的朋友为荣，如果人真能转世的话，希望来生能有幸再做你的朋友！

2005. 9. 于费城

陈文乔同学与癌症病魔战斗了二年多，不幸于2005年9月6日逝世，离开了他所挚爱的亲人和他所创立的事业。我虽然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他的死讯还是让我觉得十分悲痛。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他沉痛的悼念。

1965年春天高中毕业前夕，我负责出版一份面向全体高中毕业生的黑板报，就放在复兴中路上的五十一中学南三楼的走廊上。每周出版一期，由中五和高三共八个班轮流派一位同学来协助。这天高三(三)班派来帮我的就是陈文乔，这是我第一次跟他接触。他来见了我后，没有多说什么，就动手在黑板上画了起来。他手中没有底稿，也不打草稿，一路信手画来。初时看不出画的是什么，但是等他把版面上的线条连接起来，呈现出来的是以一幅中国地图为衬托的天安门城楼图。比例和轮廓准确，线条流畅，内容跟黑板报的主题也吻合，确实是一幅很出色的报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的太太宓哲新(五十一中学六七届高中)在1965年时和陈文乔同为校刊《钟声报》(黑板报)的编委，在一起工作过。

高中毕业后，我和陈文乔都未能升大学。我被分到上海县颀桥的七一拖拉机厂工作，他去了嘉定的汽车齿轮厂。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他的接触就多了起来。我们的工作单位都是在郊区。当时是六天工作制，平时住在集体宿舍里，星期六下午搭厂车回市区，星期一早又要赶回厂去。周末时有时我去看他，有时他来找我。当时正值文革时期，我们又是在郊区工作，相对比较闭塞，所以经常聚在一起谈谈，相互补充了知识，交流了信息，在当时的环境里是一个很好的“充电”过程。

我和陈文乔在一起交谈的话题十分广泛，科学，技术，历史，文学等，我们都喜欢聊。陈文乔的小姐姐曾评论说，我聊起天来话题转得很快，有点叫人应接不暇。其实陈文乔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他的思路很活跃，又有非常扎实的数理化和文史的功底，聊起天来妙趣横生。有一次他看了《科学美国人》中一篇介绍灵长类动物的学习能力的文章后讲给我听，提到有一只叫“奥修”的小猩猩会做算术，还会认字。他说得绘声绘色，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读书的心得。在文革期间，出版社很少出书，从图书馆能借到的书也极有限。但是同学、朋友间还是有不少书在流传。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丛书，狄更斯的《大卫·柯伯菲尔》、《双城记》，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鲁迅的许多作品，我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看到的。同时，正式的出版社也陆续出了一些“供内部发行”的书，如《州委书记》、《田中角荣传》和《海鸥乔纳森》等。陈文乔也在我经常交换书籍的朋友的圈子里。那些年里，我和他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在一起看了很多好书。陈文乔看书很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能见人之所不见。听他论书，会有一番不同的收获。我读《大卫·柯伯菲尔》，看到的是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陈文乔却从另一个并不很重要的人物，大卫的房东密考伯先生的经历中悟出了许多哲理。后来再读此书，特意留心密考伯先生，果真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

有一段时期，陈文乔对解放前和解放后来华工作或访问的外国人如埃德加·斯诺、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和韩丁等人发生了很浓的兴趣，看了许多关于他们的生活、经历的书刊。受了他的影响，我也开始注意收集有关资料。英文版的《中国建设》上经常有这方面的文章，我们就四处去找来看。我后来还自费订阅了几年的《中国建设》。我现在手头收藏着的一张白求恩的照片就是陈文乔从《中国建设》上翻拍下来的。

那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天文和航空航天。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上海图书馆改名为上海科技图书馆，并对工农兵开放，我所在厂的资料室有一张集体借书证，我常常在星期六下午回到市区后就到那儿看书，还可以借到外面借不到的图书和期刊。当时常借的有《Sky and Telescope》，《Machine Design》和《Aviation Week and Space Technology》等。也借给陈文乔和其他喜欢看书的朋友看。六、七十年代时航天科技发展得很快，如阿波罗飞船的发射，登月等，可是公开的报道却往往是简单带过。我们在自己阅读之余还很想跟别人分享，于是我和陈文乔以及我厂里的朋友过永鲁、庄莹就有意出版一本介绍国外航天发展情形的小册子。

现在想来，在当时做这样一件事是有政治风险的，弄不好就会被扣上一顶“为帝修反作反动宣传”的帽子。不过这已经是一九七二年了，我们又是在工厂里，跟上层建筑相比，整个环境比较宽松。只要工作做好，不捣蛋生事，下班后做什

么，领导是不会管的。这是在基层工作的好处。

陈文乔对出书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从选择文章到装订，他出了好多主意。我们从一九七一年的英文期刊和一本英文书《Astronautics in the Sixties》（这本书是我花了九角三分在外文书店里买的）里选了八篇文章，大家分头翻译。陈文乔译了两篇：“阿波罗-15探月记”和“联盟号悲剧的原因”。跟他做任何事情一样，他译得很用心，经常跟我们讨论一些专用名词该如何译，怎样表达才更达意，更通顺。现在回头再读各人的译文，各有不同风格。陈文乔的遣字造句很仔细，术语译得很专业，但没有雕琢痕迹，通篇读来很流畅。过永鲁的风格象政论文，有一股气势。庄莹的文笔最好，散发出浓郁的书卷气，真是“文如其人”。

完稿、校对后，大家分头用复写纸抄写几份，又从原件中翻拍了一些照片作插图。有的图表是画在描图纸上再晒成蓝图。把复写好的报告纸、照片和蓝图用针线订起来，我爸爸给了我一大张木纹纸做封面，陈文乔画了封面图，再由他写上“1972.10”，一本书就诞生了。过了三十年，2002年我因房屋拆迁整理旧书时找到了这本我原先以为丢失了的书，欣喜不已。这是一本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书了，但是它见证了陈文乔和我们一批朋友的青年时代，证明了我们很努力，很用功，没有颓废，没有浪费青春。这也是陈文乔离开以后我所保有的的一份最珍贵的纪念品。

陈文乔在纽约创办柯捷出版社，提倡“替普通人出书，为平凡者立传”。他的这个理想，也许在三十多年前我们用复写纸出书的时候就播下了种子。我手头有一封他七一、七二年间给我的信，谈到出一本关于来华外国朋友的书，列出了十二篇可选用的文章，还讨论了何处可以找到照片，如何使收进的人物更有代表性等。他在信中写道，“至于装潢，美术，誊写方面，似乎值得花一些本钱下去的吧。希你收到此信后拟一个更完整的目录。关于分工，排版，编目次等事宜，可以在参加翻译的各位朋友的家中举行几次愉快的聚会，进行一番详细的讨论呢。请其他各位也各尽所能搜罗一些文章来。但无论如何至少可以出第一本书了。我长期以来一直有这个愿望，希望能凑出更精彩的文章来；一则于自己有很大益处，二则意义也不错。……不知什么缘故，在你家中看到《中国建设》增刊《北京》画册里那张山花烂漫的长城的照片时，我就下意识地联想到我们的这本未出版的小册子。长城从前是防御外敌的堡垒，今天却是专门迎接我们的朋友的纽带了。”

写这篇文章时，想起了许多往事。

有几年的冬天我经常晨起长跑，周末在家时也跑。跑到永嘉路陈文乔家，敲门把他叫起来说几句话再接着跑，也不愿把他们全家人吵醒了。年轻时做事真是莽撞啊！有时候在他家正碰上开饭，我也毫不客气跟他们一起吃了。夏天他们家喜欢喝凉的番茄卷心菜土豆汤，既富于营养又好吃。好像还喝过绿豆汤。

他妈妈是一位面容慈祥的老太太，家里人和邻居都叫她娘。她说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说话风趣，对去她家的陈文乔的同学、朋友都很亲切。有一次她说起有人去看望在安徽蒙城农村插队的陈文乔的弟弟陈文田（小田），进村时遇到在一起插队的五十一中学的李怡曾（也是陈家的邻居，跟我太太恽哲新同班）。他说小田正生病，他去镇上给小田买肉。老太太学着李怡曾乐呵呵说话的样子，很生动传神，我却感到有一丝辛酸。

刚认识小田的时候他年纪还小，脸圆圆的，红扑扑的，说话还带点稚气。以后他去插队了，每见到他一次，就觉得他长大了一点，成熟了一点。又过了几年再见到他，他正在长江上当水手。他给我看一幅长江下游的航道图，眉宇间已经完全是一个见过世面，饱经风霜的男子汉模样了。

有一年中秋节我到他们家吃晚饭，喝的是很醇很芳香的桂花酒。陈文乔说小院里有两棵梧桐树和一棵桂花树（陈文乔的太太曾璧华说梧桐树还在），他爷爷把这儿取名为“双桐一桂轩”。在这个有着如此好听名字的地方喝着醇醇的美酒，赏着一轮明月，真想击节高歌，吟上几句诗呢。

陈文乔家那两间小小的房间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永远有一种静谧、温暖的气氛。我在那儿见过他小姑姑一家和他大姑姑（1974年我去长春出差时去第一汽车厂职工宿舍看望过他大哥），遇到过他家的邻居，更多的是见到了陈文乔的许多校友（也是我的校友），他厂里的朋友和其他许多别的朋友。近几年里有几次走过他家门口，虽然知道他已经不住在那里了，仿佛还是看见了那窗里透出的柔和的灯光，看见满屋子的年轻人正谈得兴高采烈，看见陈文乔的母亲笑眯眯地坐在一边，静静地听大家谈。此情此景常常使我想起刘禹锡《陋室铭》里的句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批年青人里有好几个真的成了著述丰硕的“鸿儒”。

后来陈文乔准备结婚，我和校友王曙光、罗申逸动手把小屋的南墙往外推了几十厘米，扩大了房间面积。新砌的墙、屋面和侧墙之间的相交不大好处理，我们用上了一点立体几何的知识解决了这个问题。记得那天的午餐和晚餐吃得很好，曾璧华还记得到她到淮海路买来了西瓜瓤慰劳我们。

因为我和陈文乔都是在郊区工作，有时又要轮到加班、上中班和让电等，所以时常还要靠写信来联系。我手头保存着十几封他写给我的信，其中有几封是用英文写的。信里都没有年份，有的只写着星期几，有的连日期也没有。但估计都是七十年代初到文革结束那些年的。因为那以后我们开始忙着考大学，考研究生，又先后成了家，就没有时间写信了。信的内容包括约定借书、还书的日期，讨论看书碰到的问题，计划搞点什么翻译等。有一封信里他画了一幅液压控制的油路图，要我替他看看是否能工作。那些年我搞过射流，后来调到总装车间技革组，搞过几个液压项目，对液压已经比较内行了。另一封信里谈到了“据说书法展览极精彩，天阴不开放（保护展品），如有票务必给我留着。”其他如：“请问周斌人（是我厂里的朋友）能不能给我抄出《黄河》第四段的主旋律谱？”“请问《外语学习》代我抄好了吗？”那几年我的肠胃不好，是我妈妈的一件心事。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们的医生很卖力，问清了你的名字，开了这张方子。但是，这个医生在我厂医务室里技术名气是居其二，其一是一位旧的西式郎中，他对此方的疗效是略持斟酌的，故你和伯母也不能对它抱太大希望，如此而已。”翻阅着这些三十多年前的信，看到我所熟悉的笔迹，仿佛陈文乔又在我的面前出现了。想到再也不会见到他了，不禁悲从中来。

跟陈文乔相交相知四十年了。我有时会想，他是属于逻辑思维型的还是形象思维型的？一方面他是化学博士，是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为了实现一个想法，他会订出很详细的计划，然后踏踏实实地去动手，去实践。另一方面，他思想活跃，才华横溢，有着一一种浓郁的浪漫诗人气质。他的文章写得好，文笔优美流畅，有些他写给我的信就象一篇散文。我想他身上同时体现了这两个方面的性格特征。陈文乔就是陈文乔，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模式来形容他。

谈到作为勇于实践的科学家陈文乔，就要谈他装电视机的事。七十年代时好像每个人都在打家具、装电器。我打过一只喇叭箱，不过木板刨不平，后来是厂里木模间的一位小师傅帮我收尾的。我也装过电木梳，电风扇。装了一套OTL扩大机，能唱响，但要我二哥帮我调试。像我二哥和赵国屏（五十一中学校友，跟宓哲新同班）的哥哥赵国通，既懂理论，动手能力又强的，则可以自己装电视机。他们是玩电子的人里的“业余九段”。所以陈文乔说要装电视机，我并不乐观。他常说很羡慕那些玩电子的人，也想有一只装着旧电阻、旧电容和唱得响或唱不响的晶体管的盒子。那时他还只能算“未入段”。以后碰到他，他开始谈起电子，电视机，越来越内行，越来越投入。曾几何时，他又成了显像管专家。光是听他谈，我也学到了不少。例如长余辉的管子是用在导航雷达上的，不能装在电视机上，要用短余辉的；虬江路可以淘到合适的管子，等等。有一封来信里画了六张图，有电子线路图，波形图，电流电压图，还有长长的关于偏转线路的文字。信里有一张时间表：“第一周，制成聚焦磁铁；第二周，试验电磁偏转，……。如果成功，则应在屏上得到一条足够长足够亮的线。”。又有一封信说道：“星期日晚上大致地试了试聚焦，感到很方便。”再后来，他自己用示波器的五吋显像管装的电视机已经放在他家五斗橱顶上款待邻居和朋友了。虽然没有外壳，印刷线路板和元器件都露在外面，虽然屏幕跟一本小人书差不多大，画面也不稳定，但毕竟是一台真正的电视机。从此我信服了，陈文乔想做的事是能做成的。

陈文乔在汽车齿轮厂时是在热处理车间当工人。他告诉我说，搞热处理，靠的就是一张铁碳平衡图。把铁碳平衡图弄通了，整个热处理的过程就掌握了。后来他果真下了很大的功夫钻研铁碳平衡图，把热处理的理论和技术吃透了。他还为车间里设计、安装了一套盐浴炉的自动温度控制装置。他的另一个项目是花键轴校正机。他给我看过一张逻辑图，含有几十个逻辑门，目的是找到花键轴弯曲度最大的一点。可惜不知道这个项目是否成功了。

在陈文乔身上又流露出一种很浓郁的浪漫气质。他有很细腻的感情，对美好的事物非常敏感，有时还带有一点伤感的色彩。他能从平凡中领悟到不平凡，从单调平淡中看到五彩的图画。譬如，他在一封信里描写夜色中的高楼上的灯火，忽明忽暗，闪烁不定，构成一幅扑朔迷离的图画。经他这一说，我有时也留心观察。华灯初上时分的高楼里，每一扇窗户似乎都在娓娓述述着一篇人生故事呢。有一次我到陈文乔厂里去玩，并看望我自己厂里被借到汽车齿轮厂工作的朋友王昭平和周少云。快近黄昏时，他说他曾在离厂不远的一段公路上看到一处风景很美的地方，建议我们去一游。于是一行四、五个人借了自行车就出发了。车行约十来分钟，他说到了。这是公路的一个拐弯处，两边长了大树，树枝外伸，好似在路中间搭了个

大凉棚。前方正值太阳下山，金黄色的夕阳透过树枝投影在柏油路面上，留下斑驳离陆的树影，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的逆光画面。这一幅画从此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近年来我喜欢欣赏印象派绘画，恍惚间当年在嘉定城外见到的那幅画又重现在印象派大师的作品里了。

陈文乔是个好性情的人。他对家人和朋友永远有一颗赤子之心。跟他交往了四十年，从来没有看到他对别人发脾气、使性子，从来没有听到他说别人的不是。他对朋友以诚相待，所以他的朋友很多。他也让我认识了一些他的朋友。他在汽车齿轮厂的朋友萧功秦（现在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教授）的堂哥萧功伟从外地到上海来，请萧功秦的朋友去玩，陈文乔把我也拉去了。堂哥跑了好多家南货店，买了许多我们平时很少买的原料，主要是干的海货，熬了一锅十分鲜美的汤款待大家。我在厂里的朋友有的后来也成了他的朋友，而且多年来还保持联系。我的朋友过永鲁现在在漳州工作，前年还邀请陈文乔到漳州去养病。陈文乔的为人常常使我想起前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的笔名“热情之花”。他待人热情，做任何事也都带着一股热情去做。我往往会被他的热情所感染，也跟着他一起干起来了。

八十年代中陈文乔出国后跟他见面的次数就很少了。1987年9月宓哲新从上海飞多伦多，在纽约中转，就住在陈文乔家。他们给她睡新买的床，陪她逛纽约，还把她同行的两位同事请到家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当时他们一家在国外安顿下来不久，天天还小，娘和外婆（曾璧华的母亲）即将来纽约跟他们住在一起。陈文乔忙着读书，曾璧华肩上挑着一副很重的担子。他们一家的慷慨好客宓哲新至今还铭记在心。

1987年圣诞节前夕我从丹麦赴加拿大，途经纽约，也在陈文乔家住了几天。是他到拉瓜地亚机场接机的。他为我到纽约的观光用心订了计划，还考虑到了我可能喜欢看什么。他带我逛了纽约的几个最著名的景点如世界贸易中心，洛克菲勒广场等，更去了一般游人平常去的地方。我们参观了苏荷区的几家画廊，欣赏了纽约市图书馆的建筑和门口的大石狮子，还参观了IBM的计算机历史陈列馆。走在一条街上，他指着街对面的一栋建筑，给了我一个惊喜：“这里就是麦克格劳希尔出版社（McGraw-Hill）！”当年我们在上海到处找书看，看到不少这家出版社出的好书，现在我就站在它的门口，真有一点朝圣者的心情。他还带我参加了他当时就读的纽约市立大学的系里的圣诞聚餐。

此后我们全家到纽约见到了他们一家；他们到多伦多来玩了几天；后来我们两家在尼加拉大瀑布又相聚了一次。九十年代时，他家每年阳历年除夕都要举办很热闹的聚会。他多次邀请我们一家前往，我们也很想去，但总因为这样那样的杂事缠身而不能成行。现在想起来，悔之晚矣。

这些年来我和陈文乔主要靠电话和电子邮件保持联系。我说好我的电话机，按一个快拨键就可以马上接通他的电话。他有了一个什么想法或者好主意，会打电话跟我商量，或者拉我跟他一起干。我是搞信息检索的，他的许多想法又是跟信息服务和信息产品有关的，所以他很愿意跟我谈。我们曾经讨论过许多可以一起干的事，可惜都没能启动。

2003年秋，陈文乔正在上海养病。宓哲新去上海参加位育中学六十周年校庆，此后跟他们夫妇俩见了面，在嘉善路上的一家叫“婆婆家常菜”的小餐馆吃晚餐。安安静静的，没有高朋满座，没有一桌子的佳肴，就是几个家常菜，就是老朋友促膝相谈。他们谈家常，谈各家的孩子，还谈到了出版社的业务。虽然还在养病，陈文乔对于如何发掘更多的好书稿，如何在美国以外扩大业务已经有了许多想法。陈文乔的病情也谈到了。他们谈了很久，谈得很深，还照了几张相，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纪念。

我比宓哲新早了一些日子到上海探亲并参加位育中学校庆，跟陈文乔约了在上海博物馆见面。我们浏览了几个展厅，边看边聊，聊了许多。记得谈到了青铜冶炼，谈到了透光镜。我们在博物馆的餐厅吃了午饭，还喝了很浓很香的咖啡。他送了我几本柯捷出版社新出的书。谈起出版社的事，他依旧兴致很高，但是我看得出来他有点疲劳，目光也不似年轻时那样灵动。当时我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所以分手的时候心情很沉重。但是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

陈文乔离开我们了。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孜孜不倦地求知识，勤勤恳恳地做学问，度过了平凡而又充实的一生。无论生活的道路如何坎坷曲折，无论身处何种逆境，他都有一颗年轻的心，对人生满怀希望，对人性的真善美充满信心。他心怀梦想，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不已；热爱科学，为探索科学和真理而鞠躬尽瘁。我们要用感激的心情来纪念他，感激他用他的生命丰富了这个世界。电影演员赵丹临终前嘱咐家人在他的纪念会上放贝多芬的交响曲。我们也要用贝多芬的音乐来为陈文乔送别。《英雄》和《命运》太严肃太庄重了。我会选《田园交响曲》。它那恬静而舒展的意境，亲切而愉悦的旋律

更能描绘出他的一生。

对往昔的回忆更让我痛感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他曾经说过他喜欢喝一点点酒。我要斟满一盅陈年绍兴黄酒遥祭文乔兄，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2005.10.1写于多伦多，2005.11.20修改毕。

陈夫人：

收到唁函，万分痛惜。位育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校友，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原本以为文乔不会走得那么早，或许还能见上一面。毕业快三十年了，在位育校园共同出钟声黑板报的欢乐情景犹如昨日。他的形像在我脑海中将永远象中学时代那么年轻，热情，才华横溢。位育校友和与他交往的中美文学出版界人士，都会永远记住他的贡献。

七绝（倚今声）
悼陈文乔同学

好笔振钟昔与今，
科涵文采两辛勤。
一生襟抱诚出版，
博士别怀勇士心。

汤沐黎
2005年9月8日蒙特利尔

请徐慧丽校友转达我们对陈文乔先生的敬意

惊悉陈文乔先生去世噩耗十分悲痛，我们为陈文乔先生在美国创业的艰辛和毅力所感动，柯捷出版社“替普通人出书，为平凡者立传”的宗旨更为人们传颂和敬意。母校为能有这样的校友感到自豪，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愿其夫人能继续实践文乔先生的遗愿，在慢慢其修远的路上上下下求索，永往直前。

谨在此致以我们的哀思和敬意

蒋衍

位育中学，校友会，2005.10.8

亲爱的位育校友:

我们的校友会已成立多年,在大家的支持下以<钟声>通讯为纽带已举行多次会员活动.为了进一步加强北美校友的联系,特建议如下:

1. 由于部分校友的联系地址,电话的更换,定期更新我们的通讯录至关重要.请大家用所附的表格提供有关联系消息,特别是e-mail的地址.
2. 希望会员们能将我们校友会的情况告诉所熟悉的非会员北美校友,并邀请他们参加校友会.
5. 同样为了加强有效联系的目的,我们设想在北美不同地区,如美东,美西,美中部,美南及加拿大各设立2-3名联系人.如愿意帮助的话,请在附表有关项目选择yes.
7. 请尚未交纳2005年会费的会员.将会费与联系表格一同寄回.
8. 我们的<钟声>通讯出版,印刷以及包括母校老师来美访问聚会等活动,均仅依赖会员年费.除了欢迎会员的捐助以外,我们也欢迎有业务需要的会员以在<钟声>刊登广告的形式来表示支持.半页广告拟收\$50. 具体请与Holly Xu (#62) 联系.
9. 欢迎大家对校友会活动和我们的刊物提出各种建议.

祝大家健康,愉快!

位育中学校友会

精英房地产公司

WEDI REALTY CORP - 纽约执照房地产经纪

陈益民 Tom Chen

专营纽约皇后区房屋,土地,公寓买卖.

凡位育校友的与房地产买卖有关的附带业务,包括房屋检查,房屋估价,律师代理,我公司给予折扣50%的优惠.

咨询电话: (718) - 894 - 1665 或 (917) - 293 - 7298